皇明兩朝疏抄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九

時政類

陳愚悃少裨　聖治疏　　霍韜

臣伏覩　聖旨有關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欽此臣竊見近年凡遇災變只煩　聖主憂念而已無有能長治久安之策為　社稷任其憂者也豈諸臣皆無識者耶抑亦為身謀不為　國計也臣於嘉靖元年曾進三劄嘉靖七年又錄奏疏二帙仰塵　聖覽矣竊念臣之愚見極是粗淺惟一念愚衷實欲為　朝廷豐蓄積與立　宗社千萬世無涯之基心有餘而力不足也臣今再錄嘉靖第二劄

仰塵 聖覽如蒙日月之照察臣之言 召各官詳議萬
一少有補焉臣愚幸甚蓋臣學識止此故十數年獻上愚
計亦不過此伏惟 聖明俯賜採納臣不勝幸甚
録進嘉靖第二劄臣聞漢文帝入涖大統首問每歲決獄
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一有主者司馬光謂
平所對為非非也或又有云文帝非宜問亦非也蓋知刑
獄之數可以知風化矣知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文
帝之問實人君秉政之首務也臣願 陛下即此問推廣
可乎如蒙肯詔戶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
何各省存留幾何內府庫貯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

餉幾何三邊供億幾何　藩封祿米幾何內官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盍有以處之乎次　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外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貢幾何雜流幾何較之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輿圖政事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有加於昔者乎官添弊冗政紛多門盍有以處之乎次　召兵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常俸幾何外衛常俸幾何天下軍士幾何在京軍士幾何校尉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

何所減幾何虛名無實勢要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疆圉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久愈冗愈冗愈極粮食無措孰有以處之乎次召禮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 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中尉幾何儀賓幾何內官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 宗藩內臣有不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孰有以處之乎次召工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修理幾何工匠幾何柴炭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

於昔者乎繁費日滋頻歲日竭天下日困　國計日艱盍有以處之乎次　召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何較之今日天下決大辟幾何情具著監幾何可疑則監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死有不倍于昔者乎經奏處決有此數也敢推究死不有万於此者乎民無恒產斯無恒心刑酷民究　國體攸繫盍有以處之乎是故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今夫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其百費饒洽也固宜再世再有五人焉則為二百金之家矣則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勢不日就窮促已乎雖然二百金之家儉以圖存其不墜

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五人焉則為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立墜先業已乎然雖四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為二百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為千金之家也存乎人者也天下一大家也不再擴焉者限於勢者也我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臣猶夫臧獲也軍士猶夫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猶夫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猶數窮弊生尚宜思所以救夫末流之患以適夫時宜之制柰之何年積月冗於是數者不知幾倍於　祖宗之舊浮費百出日甚日甚不知幾

倍於　祖宗之舊豈是猶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十
金之家矣復安意夫千金之貴也若之何其不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當早圖之由內臣外臣協心同憂兢業十
年乃克有濟失今不圖後無及矣今縱未大更張　陛下
只時念及此或　命六部開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
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矣內臣勳戚亦使之憂勤惕
厲以防夫日後之患以紓夫目前之急　國家得宏乂大
之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日慎一日心由此正慾
由此窒天理常存邪佞退聽克己復禮之力由此益堅祈
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消默運之中自致夫　聖德神

功之感矣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條獻末議以裨　聖政疏　　陳以勤

臣惟方今治道休明　朝廷清肅百凡執事咸願竭智盡能總總焉懼蹈於曠職之罪況乎公卿大臣祿位崇厚責任異於他人若但憑藉寵榮優游日月既不能畢力以興設便宜又不能矢謨以翼宣　神智其為曠職孰甚焉臣備員密勿幾及四年幸逢　皇上恭已圖治虛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於　內閣臣得隨諸臣後竊見　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已多謀求而措於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頗潛究其畧區區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漸次舉之顧臣年來多病氣血衰殘理當乞身恐不能待即欲

緘默無復一言而去則上負　恩遇下乖素志律以人臣
圖報之義豈能無愧謹晝營夜度條為六事或稽諸方冊
所載或采以衆多之言實於治體有關不但虛文塞責而
已伏乞　聖明加恵睿覽　勅下該部覆　賜施行臣不
勝大願　一慎擢用臣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王所以
礪世磨鈍恃有此具而已故其低昂之際不可不慎也臣
竊觀近年以來　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
司屬與科道耶盖諸部司屬計俸躐級必積年歲時廼得
為而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有數月逾朞即驟陞者然
且謂為外也多悒悒不得志以去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

門下者必爲貴而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著部院之儲品格崇峻題今可以計日月挈手得之臣故曰　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若前所稱吏部即宜得整風俗理人倫者而科道之選尤稱甚要往往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今制每遇三衙門之人則於内外相准官員簡以充其餘題受諸部寺缺者諸部寺缺有賢者又維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投於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即古者超遷以待後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第一以後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其即以臣歷官所親記其

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緣迷化而拈物議者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為不副而始置焉者夫此一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競而斥之且不斬殊擢於前而復難其任使於後其故何耶蓋由于識拔之不精而所叅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贋是任也多自謂高選可躐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勞量為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為故常數十年來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簡陞一節尤為一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

而非屈令顧以定法繩之殆非為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
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
謂其人者哉陞贊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
充如此則何以厭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歎乎今欲
曠然一矯前弊莫若畧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
為資能惟以任官稱職為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既擇
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採其行能閱其議論其優游循默低
廻備員尚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為旌別惟察其方正
修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者乃留為四司郎中
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用之所

任愈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而澄汰之後斌斌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居顯膴之任畀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 國家常得真才而使之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為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轂者合無一體蒐訪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羅網不遺百司庶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于 明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致有所偏重矣是誠新美治道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酌久任臣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

宜倣而行之而施於郡縣守令尤為至切盖守令親民之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仕者各媮為一切因循覬遷孰肯盡心於政教科指為數世利者故毎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数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為至論盖自隆慶元年以来建議之臣多及於此比見吏部于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畧已脩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於一隅而不徧於天下在州縣則惟行於舉貢而不及於進士不及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

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於州縣不久於府久於舉貢不久於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勤即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於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為者盖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於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其職且將解弛而墮於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即於循資推調之中明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藉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常慢令

黷貨殘民者即數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歲不失而未嘗有卓越之譽者仍照常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已愛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為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群吏之期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又按采輿論總核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 特旨褒勵諭令久任勿更轉從其任亦不必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為則知府即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即取為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疏授以應得 勅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俟六年一體超陞如此則為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肯苟於旦暮可稱之功且

其勞之雖久酌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
家 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援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
郡吏莫不爭自洗濯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行之不過數十
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
王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嘆怨恨之聲當今
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既已久任則缺之
待補者必多臣以為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
處之遺逸可錄悉加搜羅大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
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伏乞
聖裁 一處贓吏臣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

必膺[illegible]非世之賞貪墨者蒙不可宥之誅然後長吏
與行而黎庶獲以安業何也小人之情苟厚祿可以動
之至其不肖者貸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
懲所謂贓吏是也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
為姦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貪汙有迹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上之黑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綜
覈吏治於枉法受賍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
怠玩遂至廉隅磨缺名檢墮失寖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
臣何塘謂受贓滿貫以上宜籍沒家產近日大學士張居
正亦請將贓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臣竊見

比來仕路雖稍稍改易流習而遐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跖其欲如饕餮剝民之財蘖於錙銖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僚多為所欺其蒙不即摘發即有敗露者又以寬紆容隱為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下考語及奏劾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陞　王府官劇重者補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贓私狼藉衆所共憤者乃請　旨提問所司竟鴻際日月聯常躐緒刓法以容姦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贓吏之側非私於為名也其始也以市井狙儈之行冒膺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歷官遷

其所甘心者方且覔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
其居官致富自謂權術矣今欲禁贓吏而止于罰官是徒
辱之以區區之名挫之以不齒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
若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捍償[illegible]縱去也夫以貪殘之徒
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以致貪術熾又竟隨其錄小至
比比若得從吏訊可謂寵法矣然後夤緣以況然則百姓
之膏何由而復　國家之綱紀亦何為而設無惑乎寵賂日
滋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訪
訪果有不自砥礪侵牟下民者或徑自拿問或叅　奏處
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脩潔無私利歸旁側者始照常發

官但是入己贓私不徒論罪必如數追出助邊輕者追完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也不索受皆辱亦不足惜或謂是舉頻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也切思此輩貪婪多以暴虐濟之自常俸外皆是朘削骨血民之資藏孤弱者往往捐妻鬻子殞命箠械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刺刃其腹中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令而後得反之也宋臣范仲淹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亦如此臣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憲之及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湔洗瘡痛沐浴膏澤太平之美可日月冀矣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于進職追贓則不肖者有所畏于後而不敢為非

臣之二議所冀並舉而實以相濟者也伏乞 聖裁 一
廣用人臣惟 國家以科貢兩途選舉賢才範羅之法至
為詳密然概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必盡今之所取第
一文學而得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自進
者豈盡無哉嘗考漢制既以孝廉賢良茂才明經取士而
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為官文帝下詔求所馳非常之士
唐宋自制策進士又許大臣薦舉遺逸諸色人等蓋深意以
天下人材甚多文章經術之事未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
而引用之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懷義習先聖之術
明當世之務進則為王國楨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傑

之士則不然其中間有椎魯少文雅負絕倫膽畧絕世力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熟韜鈐術數者有論辨縱橫可使絕域若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用之亦皆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托迹于畎畝屠沽商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自古大臣為國長慮者嘗平居時常欲加意收拾之使其抑心下氣俯首而不敢發大難之端脫或忽畧不圖即不幸一旦有變輒圜視乘釁而起橫戈一呼群然嚮聚其流毒潰裂四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先臣丘濬所云在中國則為盜賊走從外境則為夷狄効力大率皆此輩為之也當今之時所謂豪傑往往而是山

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不得其道則姦雄多自此出見々頗有椎埋鼓鑄武斷鄉曲招納亡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其自以仕進無階吞聲怏怏如鷹隼服馭不能忘飛揚奔擊也夫當平治之世而其萌芽已漸露矣加以四方凶旱民愁無聊或至弄兵萑蓄此輩相率攘臂其間左提而右挈之則貽禍必非小小於此而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臣愚竊思此輩其心亦頗效用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約束苦之故寧死灕盭而不忍就方今疆場緩急不可測之之際何惜升斗之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方採

訪果有知遙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　明詔
塞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摭
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該部又於其中覈實用之如
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酬獎之其或繆濫憤事舉
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行之數年則梟俊為敵之士輻輳
而出於此途將來必有能為　朝廷立名攘夷狄者是
國家于科貢而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即萬一有豪猾徃逞
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豫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
及也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嘗考民兵即古寓兵于農
之意而行幾甸為最急蓋　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警

警則都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臣憶元年秋
虜犯永平勢將西窺涿河羽檄日且數至臣曾與兵部臣
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以應也久乃曰無兵奈何當
是時臣心竊危之年來極意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入援
一節甚為得策請試言其略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
沉鷙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從開河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
為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為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
天性然也今誠立法揀擇自可用以捍衛　京師但恐處
置失宜於民不能無所害苦而精銳者未必羅致亦為無
益臣以為苟欲無擾民之害而又得精銳之用其道在編

僉不濫訓習以時委之利以得其心而已請 勑下巡撫令其督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略倣成周因田賦出軍之制總計戶籍若干除汰去老弱與单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其子一人兄弟三人報其弟一人即州與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為二軍以其半為正兵半為奇兵即於編僉時取其武勇善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為正兵皆登名尺籍呈送巡撫兵備道但操練之期定于秋防後農事之隙每年不過三月月不過三次紀律一倣軍中委知兵將領一二員教習之操練既畢令歸農桑使有數聚之擾凡其攸

隸尺籍者將平日雜徭役悉與蠲除仍免本身丁銀一錢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毫差遣夫一錢乃最下之丁本不妨編派頭役于官既無所損而爲兵者又得優免以蘇其困無別役以妨其業誰不踴躍應命者也因其用之爲兵而萃之行陣不用之爲農而散於田里蓋不費廩粟不衣庫帛而隱然自恃爲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於郡縣既已奉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歲終親歷各府調各州縣兵至府驗其將卒有勤惰武備有生熟者大行賞罰以爲勸懲數年之後兵皆精練即地方盜賊竊發各兵足爲防禦至於都城脫有警本兵奏　請徵發以符契下之巡

撫巡撫下兵備等官除正兵留以城守將奇兵盡數調至各府各府量為幾軍以一大將軍領之通稽八府可得勁卒數十萬馳赴近京要地以為聲援所以壯 國威固根本永持至安之策無出於此者昔宋仁宗時糴河北強壯揀為義勇寇至則糾集赴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請民家三丁取一教之戰陣屯據要害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或謂兵既揀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操練時不可不懸賞以勸今須豫為料理臣查得近日御史清出畿內勳戚地土甚多雖有租銀直係一鎮各山口撥兵後既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守在

名緡錢三兩有奇似為無用其他尚有類此可取者合無
令各巡撫一併勘議徵銀在官專備民兵之供貲伏乞
聖裁 一重農穀臣聞農者天下之大本穀者民之大命
乃治民之先務也我 祖宗立極定制尤惓惓加意於此
宣德成化間嘗令各省布政司增設參政一員所屬府州
縣增設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糴穀賑
濟者令詳明所為愛惜元元計安四海之道甚備不知何法
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為迂闊而不談百年以來末利大熾
民心搖惑游惰成習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餘蓄重以
急政横斂愈不堪命歲稍不登狼顧莫救窮者轉爲溝壑

強悍之衆奮臂起而為盜蓋緣勸課不行貯積無策以至於此所關繫非細事也臣竊度此以為方今之務亟宜責成各該巡撫令查原設參政有無仍各坐委一員仍以屯田水利僉事增其職掌兼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官外其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即定委一員分理當無事時而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移田地拋荒者募農闢墾陂塘渠堰有侵没湮塞者悉查出濬導使水流得以決瀉旱乾有所瀦積及屆農期則趣有司躬臨隴畔勸其穡事輕徭薄賦稍紓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官量給與以寓優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疇而遊畝者鮮矣夫

民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未有農事舉而人不克衍者也若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鍰之入已為應得往往取充私囊不肯盡其糴買或偶因他事罰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文耳及遇年饑民困倉穀告竭然後呈請展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為君父惜民類皆如此非一大振飭之則民之甦息尚未可期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獄訟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千穀矣天下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成事者也至於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略倣隋唐遺意皆設立義倉每豐歲則每粮一石令

加納五升總計粮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分給
爲各倉之本有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于每
倉擇一有物力人戶充義倉甲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
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驗以防侵欺禁
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具爲擘畫而蓄
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
巡撫時時察其廢弛論奏重懲歲終具積穀登耗斂散之
數送戶部照對仍乞　勑吏部于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
能爲　國立事者爲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兼判大司
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豐

便皆瘠家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為慮富安天下之術也

再照是數之言至為繁細一慮不周反致擾害於民臣愚

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况能徧以疏舉若夫博詢詳

議斟酌事體精察可為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

伏乞　聖裁

直陳時政切要疏　　　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機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　皇上踐祚以來正心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　天法　祖為心以節財愛民為務圖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來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

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為六事開欵上請用備
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 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
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
建白但臣之愚悰切見 皇上有必為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
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
避形迹擬進上陳期于宣照 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
乞 聖慈垂覽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一省議論臣聞
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于衆斷在于獨漢臣申公
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来朝廷之
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

不必詳覈或毀譽自為一可否是非消於脣吻用舍決於愛

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藩臬於地方即例

有條陳一疏或謾言數事或竟至數百文辭競工聯牘每

為所惑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從任之始也

地方利病漫無所知鑽營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

口止憑其詞說縱能若爛然究其指歸並未有效比其久也

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　奉上以虜賊內犯

特　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廷群策畢舉

今又將一年矣於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

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

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猶不相能上諍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能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然後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行終則執守難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喊歲時成功難睹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今之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

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搖欲用
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
文侯之任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再乞 天語
丁寧部院寺衙門今後各宜仰體 朝廷省事尚實之意
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須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
諉徒託虛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
相與以勉修職業為務反澆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
而風俗可變也伏乞 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
身而居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
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

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大阿之柄不可
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
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而可謂之調停以
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
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 朝廷而為下
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
使賈誼所謂蹠盭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
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為操切者也臣
請有以辭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
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

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
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
振作者謂修飭綱肅憲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
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為嚴刑峻法以虐使
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發剛斷普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
而貞自御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
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無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
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伸仍乞　勑下都察院查照
嘉靖初年欽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

以佐　皇上明作斷精之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　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　旨有該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該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當斟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　聖衷特降　勅諭者又於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也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

來　朝廷詔旨壅格不行抄到各衙門既從停閣或已題
奉　欽依一切視為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
應覈奉　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
數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
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申之法覆盆
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
勑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須數日之內
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行據理剖斷毋但
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亦要酌量
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期限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

號源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為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伏乞 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 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歎切以為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士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濫竽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

畧言其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御而後知其駑
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
必更考其成及至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雖曾少文
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叨舉倜儻任者
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
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
或因一事之濫而終身借之以為資或以一動之差而棄
嘗之以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吏部太察遷轉
太驟資格太拘毀舉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
務為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至

李

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知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為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事唯上之所欲為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 國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 國家雖嚬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勑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規凡京官及三六年考滿毋得概引復職濫給 恩典須明白

閑凡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
可據行黜斥者令將 誥勑 勳階等項附 量裁與稍
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
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摇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
以一事既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
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
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選其屬官有
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升授 京職
或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下官品級相同者不必
更相調補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任者或就彼加

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即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人材亦不患其缺之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惟百姓安樂家給人足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自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恤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

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遼餉重大 内帑
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
一切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苛斂搜括者臣近日
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思
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
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振而復軍兵供餉百出而不
能支是國本先而元氣已耗矣臣切以為天之生財在官
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四肢百骸自有分別善養生者
惟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惟是以却病而延壽昔漢
昭帝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

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務興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切以為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為天下先仍乞 勑下吏部慎選良吏特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者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於百姓者雖有才能亦苟止與中

考其貪污顯著者不必引例發遣但將所犯贓私嚴行追併抑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回原籍為民不但懲貪亦可以紓匱乏之一助也　敕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供應限制好之豪强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所係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因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財病民之大者苟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勞困之民而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為地方之病

其他監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勑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 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從寧也伏乞 聖裁 一飭戎備臣惟當今之事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臣人人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日前守禦似亦畧備矣然臣以為虜為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畫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　叩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談者皆
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為此三者不足
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餉俱存苟能
枚籍徵求淸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倘無
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
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
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特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
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為耳故臣
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為之志屬任謀臣脩舉
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

圖矣至於目今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鋭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彌文塞責伏乞　勑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虛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　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

寄以爲憂伏乞　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
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
將官之賢否一以觀軍士之勇怯有技藝精者分別　賞
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　輦轂之下常有
敢勇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咸知
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醜虜之謀銷未萌之
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急圖政要以保治安疏　殷士儋

頃緣災異疊見時事多艱該言官疏陳部臣議覆遵奉
俞旨行令九卿科道等官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人具一疏
各為所知各陳所見上備　采擇臣濫竽九卿義不容默
臣聞大學平天下章論用人理財始于君子先慎乎德孟
子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閒惟仁義格心為急務誠以君身
萬化之原斡旋振作之機固在上不在下也臣謹按科臣
原疏所拳拳繫望在乎　皇上宣召大臣咨訪商確俾各
以職條對務求實濟而該部覆奏亦請　仰法　列聖俯
采群言將　宣召大臣一事敕　賜舉行以通上下之情

以消天下之變蓋皆有見夫治理要務莫切於此　聖明
所宜留念必不可緩者也此不之圖雖條奏聚委封章山
積奚裨實用哉夫人材賢否吏部職也考覈論薦冊籍俱
存聞見訪求臧否素定即近日諸臣所舉豈能出吏部所
知外乎若吏部雖知不敢用必拘于禁例資格非尊疏所
能悉耳　國計盈縮戶部職也出納經常素有成算弊竇
源委久懷隱憂即近日諸臣條議豈能出戶部所知外乎
若戶部雖知難于議難于革必事有掣肘窒礙非奏牘所
能達耳　陛下誠念時事多艱思得異才而任之惟　宣
召吏部大臣令其面　對凡實心任事輿論稱賢無問卬遠

廢棄並許破格論薦其宜於南其宜於北其過今可原宥
其例宜疏通一一盡言之 陛下再與輔臣 面相商榷
隨材酌用則鼓舞激勵之下自然人思感奮足充任使何
乏材之可慮哉 陛下誠念經用匱竭欲知浮費而裁之
惟 宣召戶部大臣令其一一面對凡沿襲宿弊浮冗當罷
無問 宮府纖鉅並許備陳直指其類可裁其費可罷其
宜月有清查其宜即時釐正一一盡言之 陛下更與輔
臣 面相商榷毅然 獨斷則徵文振刷之餘自然源潔
流清可期饒裕何匱竭之為患哉昔宋臣趙普薦人至裂
牘補進太祖竟聽其言果得實用唐臣魏徵因宦者充外

使多妄奏請杜其源太宗曰非御朕安得聞此語乃停克使史傳紀二君納諫以為美談向非面對安得達其誠悃卒相孚信也臣比見吏部大臣於原任給事中石星御史詹仰庇二臣嘗　請錄用此其心正欲仰成我　皇上愛惜人材之　盛德非有他也疏入並從　報罷是吏部所薦且未蒙　俞允矣戶部大臣於太和香稅庫局鋪墊等事嘗有論奏此其心亦欲仰賛我　皇上愛惜民膏之至計非有他也言出即獲譴何是戶部所陳亦未蒙　天聽矣傳有之人臣盡瘁宣力多從直言敢諫中得之故用人者與其下收瑕纇之士不若優容骨鯁之臣如前吏部所

薦二臣雖未經權遠方乃其一念憂國之心臣固知
必能忘身徇國終始無二也取其人用之艱危緩急決可
恃賴不愈於使貪使詐是寡廉鮮恥輩為開倖進之端乎
昔人謂天下之費有糜為而今浮必求浮之自起之故節
用者與其加察乎迹不若法行自近如前戶部所陳諸事
雖浮冗不盡在此由是推廣使每事皆有稽查臣固知必
能漸塞弊源漏卮可補也及今日圖之撙節儲蓄定從乎
救不愈於毛舉踈摘為移甲就乙計畫貽斯民之困乎臣
閣才贏交章體泛然衛不敢寶高體度宜君慮　濟嵩觀
言官部臣之議今茲意所歸實關至要未宜徒付空言

故近歲之見惟願 聖明下順輿情於 宣召咨訪亟
賜施行凡用人理財事宜但責成部臣所言當理 俯垂
聽納 廣仁恩以容戇直 慎儉德以懷永圖則實政日
修繁文日省所以消弭災變感召休祥安內攘外永保萬
世治安端在此矣

陳愚悃以廣　天恩疏　顧存仁

臣聞宋儒周敦頤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吾父母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臣聞　先師孔子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而終之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知人君與天地常相為流通君道失而天下否　上天未嘗不降災以示怒君道得而天下泰　上天未嘗不垂祥以示喜而人君所以知化以善述窮神以善繼者又未嘗不以天下之心為心天

之所怒者人君亦怒之天之所喜者人君亦喜之此天人交感之機父母宗子一氣流通之妙一定而不可易者是故帝王之治始於羲農成於黃帝至堯舜則通變神化法制大備而鳳凰來儀自堯舜之後歷幾百年至成周之治肇基於后稷顯承於文武成康則制禮作樂郁郁乎文而海不揚波當時之贊其治者不過曰恭己曰無名曰刑措不用是知堯舜成康之法天為治也當其法制之未備人文之未洽未嘗不乾旋坤轉發揚蹈厲以新天下之耳目比其法制之既備人文之既洽又未嘗不斂寂神功休養生息以凝天下之心志此其治所以至于今稱盛說者謂泰

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者有自也自成康之後歷千餘年至我　太祖高皇帝出斟酌漢唐宋元制而一準於成周我　成祖文皇帝又重起而恢之而其治可謂一新矣迨我　皇上中興御極十七有紀凡天下之利病制度之因革或出於　祖宗之未暇或由於近代之廢弛莫不次第舉行煥然大備而寶露靈龜不一而見乃今秋　明堂配享稱　祖稱　宗而景雲壽星亦隨旋躔及至昨朔冊上　皇帝上帝之大號而天心下鑒星月爛然加尊高祖而后之鴻號而　祖廟晉啟　天日晴朗當其時宇宙之和氣充塞臣民之懽忻無間雖唐虞成周之際眞元

會合之運恐無以過於此者則　朝廷之禮樂可謂曠古
而無倫　皇上之功德可謂格　天而無二矣臣備員該
科濫叨侍從何幸身親見之茲有一得之愚可以迓　天
休頌功德者不為　陛下獻之豈惟所以負　陛下抑且以
負　良時矣謹條為五事冒昧　上陳伏乞　勅下廷臣
詳議題　請推類施行務使天下得　虞周之盛而萬世
之下復稱　陛下為恭已無名刑措不用之君此實千載
一時也若我　皇上恭默以承　天休靜息以培民命此
又在　陛下躬行而獨得之者臣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
一曰廣曠蕩之詔臣聞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且然而況於人乎今夫 皇天上帝 陛下之父母 陛下 皇天上帝之宗子也而天下之顛連無告者又皆 皇天上帝之所生 陛下同胞之赤子也今我 皇上因 明堂配父而冊 天尊 祀此自古未有之典禮也 天心鑒悅而雲日燦爛此自古未有之祥瑞也近該刑部審錄重囚而特詔暫罷上廣 天恩及該御史切于中奏決罪囚而順天八府一體 詔罷此又自古未聞之 恩澤也由今 詔示中外使不溥承 天意以廣 天恩然破常調以垂曠典則 陛下視今日亦猶夫常耳何以昭示華夷

而超越今古哉臣愚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皇上之所子愛者不止於京師我　皇上之所哀泣者亦不特於幾輔也即今天下罪囚暫免行刑者止於幾輔而已耳嗚呼是不知　幾輔之外業已處決而不及奏免者獨非　皇天之所生而為　陛下之赤子乎他如往年論戍諸臣不下百十餘人昨因廷議俱已　詔宥無遺所未及者止於馬録楊慎呂經馮恩等數人爾即今顛沛歲久創艾已深而劉濟豐熙俱知病死其他摧折風塵所未知者恐又不止此而已則今天下之顛連無告臣知未有甚於此輩者切思六合同春而一夫不獲

笑而向隅獨泣臣決知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忍者矣萬一不蒙　恩宥而齎志俱沒豈不為　大造之憾而至仁之累哉伏乞　敕下廷臣議擬合無今日　大詔之頒凡臣民　恩賜破例加隆至於寬宥無辜比前特廣其他謫戍諸臣一體　矜宥　俾得生還鄉土均為　聖世之民同歌太平之盛豈不休哉至於節年言事謫降與夫遡來舉薦諸臣併望推廣　天恩不拘常例一體查奏陞用及或自後言官狂妄而志非有他者亦乞槩　賜優容豈惟民臣之幸哉　皇上渾淪平蕩之治真與天地同休而萬物一體矣一曰崇安靜之吏臣聞漢帝元和之詔曰俗吏

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此誠王者之言深識治體之論也今我 皇上制作無前而上天垂鑒禮樂之蓋世可謂咸備而無缺功德之及人可謂深洽而無外矣雖補偏救弊之方時不可無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脈此正陛下與天下休養生息相忘於垂裳而治之日也夫何邇年以來守令出宰往往厭棄舊章好為新政不究 國家之大本大原惟屑屑於簿書期會之間不詳生民之大利大弊惟瑣瑣於毛錐聲色之末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前官而受知於當路如與一利也名曰愛人後之欲自

附於愛人者復欲更張之不知　祖宗之良法固在也利不及而民先不勝其擾矣況未必利乎如除一弊也名曰節用後之欲自附於節用者復欲裁省之不知有司之用度固在也用日節而民益不可為貞矣況未必節乎此自昔之常態莫有甚於今日者使為當道者更復惟其名不惟其實形之薦剡者之課最者俱若人焉則後之為政者安得不效尤之而人甚一人日甚一日耶信如是則政體之得失生人之理亂彼必至於不顧其勢不得不衒奇以譁衆苟措以待遷蓋患積弊以遺後人豈有肯加惻怛於細民耶　陛下所教化者耶此仁人之所隱憂而言　國柄

者不可不亟反之也臣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而勢之所趨或有所偏而節年言官之建言廷臣之建議頒之詔諭詳悉無遺至於今年天下朝　覲官員數開利病吏部採擇題行者尤簡要而切當但各官到任不齊邸報之抄傳未盡司府之文移浩繁新官之民情未諳其勢不得不視為故紙束之高閣愚者以限於不及觀智者耻為不足觀反欲出己見以創為新政此　陛下所以有體天之德格天之政而天下黎元未得咸享安家樂業之休者未必不由於此伏乞　勑下該部備行內外官員務要上遵皇祖成法盡修職業不必擬別為新政以紛擾或令該部即

將近日條約所陳利弊及查近年欽詔事宜凡有益於郡縣者悉標以俟遇初選官員如降須知事例人授一冊以便省覽求不為筮仕之助而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益其一二而天休永屆矣三曰重撫按之責臣聞天下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天官之黜陟係撫按之薦劾是撫按者守令所視以賢否天官所視以黜陟生民所視以休戚即古代天子巡狩之職而可任非其人如往年皇上勑諭都察院曰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克盡職以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近該吏部題選急缺風憲官員事奉聖旨近來御史出差往往恣肆不遵憲綱今後

你每務要揀選老成持重的補用不許一槩濫授大哉
皇言誠切中時弊矣惟撫按之薦劾不貴多而貴精至於
廵行之懲勸不以刻而以慎昔人所謂賞一人而天下勸
罰一人而天下懼者固此道也以薦劾言如近年之指深
刻為名派目循良為廉謹者固不足道至若所舉者必欲
盡其人以市恩而漫無皂白之可別所劾者必欲得其人
以備數而不顧他長之可取則亦非公平之體也以廵行
言如近年之捨琴鶴而肥身指狐狸而埋豺者固不足道
至若以羨餘為課最而悉查盤者務欲設法坐贓以除
強為能吏而託之訪察者惟頊入人之罪則又殃民之尤

者也他如唯諾摯拳而與不思士風之日下趨走問訊而不
恤驛傳之騷擾近該湖廣都御史顧鄰兵科都給事中朱
隆禧已言之矣至於更調一節尤所當慎臣惟天之生材
不甚相遠而許丞廉吏重聽何傷以操觚染翰之徒日夕
臨之於民上當道者遂憑喜怒而責成效不知數易長吏
送故迎新所易新吏又未必皆賢徒相益為亂耳此漢臣
黃霸之言尤為今日切要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行令撫
按今後按臨務要恪修職業共持大体以自表率至其舉
劾懲勸更簡調繁以報 陛下者必精必慎以保我黎民
至於各官之陞調撫按之推選該部亦不得輕舉濫授以

交固其心則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
二而天休永垂矣四曰慎考察之政臣聞人之才行自昔
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
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是以伯鯀治水無功必
待九載而後考黜皐陶為士執法而堯宥之三信夫人材
難得而罰疑惟輕也目今京官而當事者不以惜材為念
而精考核臣恐以二卵棄干城以能言信守我不肖者漏
網而為善者懼矣臣聞 祖宗之朝治化渾淪人皆修飭
而考黜数少至成化弘治之間而此意尚在也昨年考察
京官而至今稱寃未必非各官之罪而當事者亦或徇耳

日為是非任喜怒為憎愛植同異為恩怨之大而過刻也爾因廷臣建議各官之負愧于下者 陛下數數 詔與而用之得非以往年之太濫而人材之可惜乎殊不知今日所謂賢而舉用者即往年所謂不肖而考黜者與其憐擇之于既黜之後孰若精慎之于未黜之先乎此其情不可以不矜而當事者不可以不察也又況 皇上 御極年久 德化之洽浹諸臣者比前特深而諸臣之漸濡而向化者脩飾亦與比正 陛下與天下相忘于垂裳而治之時與諸臣相忘于家人父子之日即今 大禮告成皇天垂鑒薄海內外皆欲同春而諸臣之服勤左右奔走

後先周旋侍從之間親見　德化之成者顧不大哉曠
典以　錫其身家以矜其罪過此豈　皇天一視同仁之
心　陛下推恩自近之意乎伏乞　勑下部院明年考察
務以愛惜為心以寬厚為本秉公持正開誠布公比往年
事例特加情恕以仰体　陛下之意以上答　皇天之心
陛下之于自陳待罪者亦乞　賜優容待天下以君子
長者之道則　国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
二而　天休永垂矣五曰抑邪佞之風臣聞堯舜之命禹
精一執中之言甚要之而又諄諄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
謀勿庸孔子斟酌四代之禮樂告顏淵而又終之曰放鄭

聾遠使人信夫邪佞之言易惑而可畏也乃今如 明堂
告戒雖因豐坊之建言 聖心之定議已久矣吳璋何人
而議如設醮害義莫甚於釋氏之徒 皇上之欲化正有
旨矣徐巖秀何人而乙度其他蟬噪蛙鳴紛紛不已獻書
獻頌源源不絕釋此 禮樂大明之時 天心垂鑒之日
不預為 詔諭以禁其將來臣恐造言生事以瀆 聖聽
者不止於吳璋巧言令色以撓 國是者不特於葉疑秀
矣伏乞榜 諭中外以昭示人人使知吾 聖明正教乎
天如日或有前項之徒以從陳言乘隙希進者各該衙門
務要參駁究治及照考察京官見今在邇近來遊食之徒

多有罷閑官吏黜退生儒脫逃軍匠潛住京師希圖教唆本狀詐害良善挾制官府報復仇怨甚至匿名投書張挂黏貼糾聚成風漸不可長蓋有不止於希求進用而已者近該禮部參治生員黄准奉 聖旨今後罷黜生員并各色人等潛住京師假以建言為由希圖進用及寫本狀教唆挾騙人的着緝事衙門訪拏照例枷號發遣 陛下之意已先得之矣伏乞通行巡城御史緝事衙門預令用心緝拏重則問發口外輕則遞回原籍仍責月報有無以驗勤惰務使公議止出於臺諫而無容喙於蟊蜼 國是常持于 廟堂而不搖惑於羣菲則政教一而風俗美人心

定而士習端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

二而　天休永再矣

陳愚衷以復 聖諭疏　郭維藩

今月十二日伏蒙 御札賜到 內閣 聖諭曰今日講官惠曰省無益之費停不已之役又維藩曰去急擾更張之弊務敦厚博大之規卿等其以朕意諭問之令其將所指者開陳以採時急務欽此臣於是有以仰見 皇上愚夫必問邇言亦察與大舜真異世而同符者臣承 命驚惕罔知攸措臣意之所在則不敢隱於 君父之前也夫擾急者博大之反更張者惇實之反臣觀近日人情喜彼而厭此誠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試以人所見者言之 國初官民衣服各有定制見於會典者可考也今官及士庶

多製高簷桶子冠及濶袖道衣服之以至伹儈之賤亦有然者此更張之見於衣冠者也士君子平居講論踈略於人事之實致察於陰陽變化之微筆其誕說以譽先賢號為理學此更張之見於言語者也及其相接甘言詭容鞠躬為禮交手至地究其中心誠意略無恬然相尚莫之知醜此更張之見於交際者也若夫居官者以譸張為變通以安靜為闒鈍以寬厚為無能以嚴急為才幹以公直為矯俗以軟媚為適時譽彼毀此伸彼抑此不以為異此更張之見於人才者也夫言語衣冠交際關乎風俗者也如是則俗薄矣人才關乎政事者也如是則政龐矣是豈細

塞帝驕其所至我恐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我 太
祖皇帝取庶常吉士之意選進士為庶吉士分置近侍衙
門 太宗皇帝因之故名臣多自此出今建議者以為市
恩樹黨而不選則育才之途塞矣至於 祖宗歲貢之制
止以食糧年深者起送疏壅滯略器使也而邊方之貢不
限年資但起考居優等其法則又疎矣蓋以邊方之士其
學問文詞不及腹裏生儒也今建議者主於考選貢舉夫
英妙之人既於科目中取之而歲貢又復循次取則年長者
永無出學之時而邊方之學必至廢貢矣夫先王之制刖
者守門聾者司樂無廢人也今年長之貢其才縱無可取

然所習經書未必盡至廢忘使司教訓亦可責效今如此
則　祖宗曲成人才大小並用之意失矣若夫提學之官
以道德教化之效非可以近小責也今以考起歲貢生員
黜退五名不問歷任久近一槩降用似亦誣矣夫士之類
資性有遲敏識見有淺深功力有生熟考校之際其高下
優劣前後懸異雖當事者亦不能自定況提學乎　朝廷
以道德教化之任授提學而以考校之細故罪之是放飯
流歠而問齒決之類也非所以重教化而求實效也近又
於邸報中睹各衙門條陳事件繁多爲　國之至計但立
法過嚴求人過深者間亦有之伏惟　聖心虛明神妙萬

[illegible]亟聽言用中若決江河恐采納之下普 賜施行則
天下或有受其惠者臣愚有激於中犬馬之誠不能自已
故於講章內及之茲重歷 天問豈敢隱諱以重不忠之
罪式凱叡披衷 上陳伏望 聖明念 國家政教之重
寄 垂意貽休之謀復庶吉士之選停選貢之例免提學
之罰 明諭臣工戒其尚崇本實以修職業仍乞於條陳
之言擇其籌慮弘深事可經久者行之如是則 國家有
利生民家休其於時弊或可少祛

陳愚見以裨　聖治疏　　凌儒

臣謂人臣生值　昌明之時復遭可言之會乃不能殫心畢知以裨時政之萬一不可謂忠臣愚無知待罪言責久矣茲者伏遇　聖明夙夜孜孜以求治理而大臣亦多精白以承　休德臣愚偶有所見敢復避忌而不一吐納於君父之前哉臣竊見　今日近臣清肅矣而外臣之貪墨者未見回風選將公明矣而操軍之虛冒者未聞改轍姦慝屏除矣而賢哲之伏處者未遂登崇此皆海內日盼盼焉延頸企踵以俟而不容不蚤慰其心者也臣謹據事條列如左伏望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　一曰重貪墨之罰

以勵頹風蓋　國家建立在外大小臣工凡以為潤澤生民保安地方之計而其最切且要者則在布政與知府知州知縣等官苟此輩不貪則保釐司牧咸得其人民瘼庶幾其有瘳矣柰何此輩提方寸之印任意伸縮錢糧朝夕營私孰獻朴以鞭笞百姓其所以括取常規舊例火耗秤頭與夫因事受贓指公科斂甚至假借軍餉名色動罰大家富戶輒至幾百幾千椎髓剝膚民不堪命至是極矣然其所以肆無忌憚者亦以贓吏之罰太輕耳曰縱或敗露彰聞重不過為民次亦不失冠帶以去此外更無憂矣則其所以嗜利殉財惟日不足又何所顧而不為哉臣謂

今日在內臣工率相重名檢而後舉直而 明旨屢頒從
諄諄乎私餽是禁邇日聽外官之貪墨如故不為破格一
處如吾民之倒懸何合無 勅下該部通行撫按將部內
貪婪異常者不得僥以藩司官尊崇科可惜不得待以朝
覲嚴斥差完論劾即不時指實奏 聞仍令該部今後遇
有指名特奏者不得槩擬閒住為民務須重擬以懲黎解
來京追贓治罪其事情稍輕應行提問者該部仍附地方
遠近限以具 奏之期不許歲月遷延復致倖免其有先
經論劾見行提問久而不報者通行切責為何姑息長姦
如此則禁例之申飭益嚴風聲之感召自別而懲一警百

之餘脧貪黷者稍知改弦易轍矣　一曰革虛冒之弊以求實用盖　國家設置春秋班軍凡以護衛都城即古所謂采薇之戍是其善也柰何法久弊滋有空名而無實盖除山東河南尚依限赴營積弊頗少者姑不論外獨江北直隸臣自束髮以來未聞每年有一軍上班有一批邀附卷者邇來雖立法稽查甚嚴領操官參提降罰殆盡卒不能使一人來京何也盖中都留守司所轄凡操軍共四萬四千有奇通計行糧銀一十四萬餘兩各在該府關給首計留難如該班應給銀一千止先給與三百即三百之内又皆加一扣除領操官得此止帶一二管事人役逡巡赴

京隱姓諱名上下打點于以東支西吾萬一稽查即便棄營而走矣其所以頂名代役者又多在京積猾之徒專一用強包占而營官以納賄為便該吏以得財為常左右通同剋減責放者十且八九此其行無所資勢不能來而姦有所售且不必來其為弊非一日矣夫 朝廷外則歲費銀十餘萬兩以給軍內則歲費米數萬石以養軍乃竟無分毫之用或者猶謂法不可以卒變是徒知愛禮存羊而不知操練無實者也合無 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將江北操軍免其赴京止將原額行糧銀兩如數徵解仍於淮揚各軍名下每名量追銀一兩謂之免班責令衛所掌印官

依限徵收批差領操官一併解部則內外所積歲可得銀十八萬兩有奇然後付工部以十分之三以為各營夫役之費貯兵部十分之七以備緩急召募之需蓋所謂一舉而兩得之矣其在山東河南附近常來者則嚴行清查一如該部所議如此則實既影而名亦存財不斂而用自足達權通變之餘而官軍公私兩利俱存矣　一曰拔隱逸之材以振士氣蓋　人主遠猷為其始治籲俊將以維風來壽考作人凡布列在位者固濟濟多髦之士然其砥礪名節伏處山林者求之海內可謂盡然其人哉舉臣所固有並行而不容偏廢者也我　皇上臨御四十二年以

知川充養純粹輿論久孚有所謂吉水羅洪先其人者
誼優長鄉評推重有所謂華亭林樹聲莫如忠臨川徐良
傅其人者廉正自守終始弗渝有所謂汶上吳嶽其人者
彊毅有為盤錯不變有所謂金谿吳悌其人者此數臣者
或懲創益深而才行可用或沉痾久起而年力方強即今
身處畎畝之中非不忻忻乎有昇平之遇而思欲一置身
於 聖明之朝也苟失今不蚤為録用而風采不表見于
後固衍指之所甘心者而豈有遺賢其謂之何臣謂頃者
既多罷斥匪人而將來役者黜不肖人才亦幾乎乏矣此
而衆隱逸以接續之誠 今日之所不容緩者合無 勑

下該部再加採訪果臣所舉或非繆妄將羅洪先等隨材器使及時登庸使不使臣愚冒知而不舉之嫌復不使天下抱舉而不用之嘆若夫限于耳目未周聞見未悉許地方撫按各拔其尤賢其名以 聞如濫舉以樹私恩若三十七年借邊材以希進用者連坐所舉如此則江漢離逷綸之士四方集千里之材而拔茅運茹之餘庶在列者咸知所觀感興起矣伏乞 聖裁

陳愚忠以明政要疏　　鄭曉

伏惟時方多故萬姓憂危積年以來凡持議論者歸咎之
父氏之澤下究窮愁而踏者無樂生之心工賈益困矣
北虜狂災備職率土震驚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譬敲一
關則三關震動徐淮齊衛天下之腹也淮泗沿泝而四顧
無煙荆襄豫洛形勝之區也強狠憑依而竊發相尋漸且
閩廣財貨之藪也所步費劇而姦宄未戢視故日新耗竭
日甚請給日增於禁苑格度日漸於那移　宗藩之供不
繼壽中澤之哀鳴凡慘莫甚故冗費多端猝相既空協
鎖猶逼民已窮而事益不可息微已極而法竟不可行饑

莩原荒朱殺遍閭閻倏聞烽火闌河式衛凌夷卒伍驕
怨內憂外棘百孔千瘡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而見於
尾女日月繼食於元春鬼神告凶皆將召至緩急無備根
本潰播殆有陳涉阿四打之徒竊伺於世雖李綱宗澤之
才畏布猶難天心人事種種可駭臣等當慟哭流涕於
陛前　皇上應卧薪嘗膽於宵旰也夫饑寒逼身易為衣
食教教亦乎　聖主之資君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
廑延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以資他矣而
今之最急孰如用賢乎諸葛亮曰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人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陛下

御極以來詔儀表默已三期矣濟濟多士豈無一當聖
心似可少慰承式之望矣憂虞閔悠天步艱難又值下容
靜逸之時矣寧嘗召問一大臣面質一疑賞納一諫士
以此皆思患豫防之策乎驪慮萬几睽孤乾坤否隔欲見
君子阻於東鄰吳約巷墉寂無敢含忠言甘折檻之罰儒
臣罷納誨之功姬姜違脫珥之規閑祕附仕之義日
親絕疇咨之益　便殿邀晉接之期回詔既徵道晉家稅
而術瀆　內批徑出蘇繳何自以封還紀綱紊於因循官
懇褒於玩愒功罷之歎黨閣核浮繁之文紫從設詳覈既
失於根楊屬附陰倖乎至奄寺言涉宮府輒肆阻撓梗在私

門堅不可破始也童牛羸豕之圖不豫他日城狐社鼠之
討莫施逮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風行勢協黨積權移曾使
台輔具員六卿拱手元良悒悒於邸一[illegible]諂倒驅於冠裳
玆霜雖未冰月已幾望前車不遠[illegible]況旁觀宇内
果何時也而處堂燕雀[illegible]愉優游遡風孔僾深
顧隱憂誠恐川潰土崩一旦決裂不可復救萬衆汹汹皆
謂群小侮常明良睽間自開闢以来未有若是可以永安
者靈顧倚之由願裕蠱而端拱淵默遂可濟蹇屯乎
陛下不自以　宗社之憂爲憂縱有忠臣烈士以憂　陛
下之憂亦何能上達以自效也伏願　早奮英斷之剛於

以決大計而勿為小故之所淆弘昭濬哲之明於以任君子而勿為僻昵之所惑　上天元子之責至重必思栽培傾覆之命為難諶下民父母之望至殷必思向背喦險之情為可畏以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以卹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鑾爽為闢門剔敝以錢穀為黎庶脂膏撥用陸樹聲石星之流以建法家排上　省納啟七僭翁大立等流以求鯁議訐謨　經史講筵臣民章奏必與所司面相可否親擾　絲綸都俞一必乃成　劉著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材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此不然而或仍彼故習則雖皐夔伊傅接踵　都門鼎董公孫

昌言盈耳終何補於　國是之萬一且三年無及於蓄艾
幾事一去不可為矣愚陋微臣本無言責數年家食忻際
清時遡見邪正相持賢人掣肘太平未兆感憤激衷冒犯
天威觸怒權勢自知弗宥伏祈　聖明垂鑒臣心無他更
勅閣部科道諸臣再加看議如果臣言頗或可採即乞俯
賜施行蒼生幸甚

時務最要三事疏　魏時亮

臣聞帝王之治以親親為先以禦虜為急以仁民為大方今天下有三大患　親親則藩祿不給矣禦虜則邊餉不支矣仁民則公私告匱矣　皇上御位　東宮首念　宗藩祿糧之缺東西虜警會集多官妥議之謀　登極布令重軫國匱民窮之急則我　皇上所加意者固恒以此三大患為首務臣等效忠君父者又敢不竭犬馬之思而念切　國家之計哉語曰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尚以為安今日　國家匱乏之勢何以異此臣請為　皇上備言之臣等伏聞　宗藩者　天潢之戚脉也匹夫而饑寒

皇上且將惻然動念矣　天潢乎迺今　宗室蕃盛廪祿日增各處竭民脂膏不足供歲入之半祿厚者猶可展祿薄者轉死溝壑昔人謂饑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而今者遠在　天潢非細故也饑寒迫其外復無禮義以養其中有識之士方抱隱慮矣日前已難支持即日後作何措處此而不為之計真賈誼所謂及今不治必成痼疾者矣臣等淺見薄識何能為謀顧區區一念愛　國不容自已嘗伏思之有一時教養之計有百世經久之計所謂一時教養者何蓋　宗室最多之處貧困焉極矣子弟失教之素不檢柙者多矣創立宗學不但為禮義之閑實可資為

生養之地伏念今日切不可視宗學為綴斿也祇教養之性或驕淫是肆禮義之習非頑愎成勢浸以於變生困極易於為暴苟不籍禮義以維之詎能久乎是以　宗潢條例首載乎此而各處並未舉行於何哉以事有本原得其本原則事可就緒今宜　申勅巡撫如例內所謂悉采武岡王議特建一學特選　宗室中行修學著者一人為宗正以主宗學一應事宜專責巡撫為提督官此事之原也三者如其議然後教授師生習學出學及稽考賢否并放縱傷教者悉奏降革之條方可責在巡撫著實舉行但提督在巡撫而教訓仍以責在提學地方大遠并責在該

道守巡等官共　宗生多處特建一學果少處即宜於府縣軍民學內闢除空地一段創立一　祖訓堂并號舍以便宗生肄業宗學教訓專重德行宜訪其性度時加檢詢其素行立為勸戒凡今貧宗饑困率由奢侈所致教訓之中更宜申重守身節儉之義嚴加提撕警覺爰令習與性成若宗學條教脩明宗生各就規矩守巡等官俱聽巡按特薦不次超擢然臣等又謂可資為生養之地者蓋貧窘宗室於中有行誼最著宜加風勵者責令巡撫舉來在學於常祿外養以訓導一官之俸舉當必賞濫舉者罰其餘極貧無倚所當賑救即非行誼應舉者宜於常祿外日量

給學米恐之有貧不能養者且量到學量助其宗生固宜少課六經而貧宗子弟更宜復開醫學一路延取醫師教訓俾習醫藝貧者與父相為養贍今日處宗藩之急務焉但貧宗一藝無成或乞食道途或投身傭隸此固途人所不忍宗藩　郡王之支派供遇者何獨忍之此祿存者寥資進之環視非久安之道也今宜因　宗學之建定議郡縣國各仰給　祖宗之盛澤思一體之誼特開衛學肆宗之例凡祿萬石者歲減捐五分之一祿二千石者歲減捐十分之一祿一千石者歲減捐二十分之一只存該處衙門悉收作宗學内應行韻賑貧乏助斂葬之用夫衛學

睦宗為善最樂我　皇上特賜璽書旌額以獎異之各分
祿之數歲者為例此尤宗學所當懋勵之誼也凡此皆不
過一時救養之計耳苟為百世經久之慮宜及今豫為之
計焉蘇軾有言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
今貧宗多處聚居一城不但民力難供抑且地方有限在
官府莫能為之謀即各宗自為生計亦無所措手足焉語
曰聚則爭爭則亂無事既相尚以驕侈之風有事又相激
為狹側之術皆聚故也茲急宜散之於　宗室最多極貧
之處如平涼大同開封等府專責該處撫按就本省相度
宗府州洪大縣去守巡稍近地方可安插　宗室者奏

請酌量分封然後生計可活[illegible]奪可世但分封去原封不
遠稍便繳移原封除什物自[illegible]變賣外其房屋歸官變賣
以物分封房舍皆限令狹小存[illegible]制凡分封并有王府地方
有司正官代乞著為 令無[illegible]得管理 宗室有非常横
肆[illegible]而仍許暫行拘管宗[illegible]二面啓知該管 親郡一
面稽付奏 聞一 著為令盖此分封所當議者不容緩
也伏見中土邊方宗甚貧迫[illegible]有擬閑其在各處宗富者
迷阡陌之田宗貧者無立錐[illegible]地皆不可不措處也伏乞
嚴限各撫按守巡查有官民無礙田地酌量歲可收租利
若干各給貧宗抵折祿粮若[illegible]伴各令人佃種更嚴立查

勘之法除 親王 欽賜田土查明外若 親郡以下係
干投獻私占者 嚴勑撫按守巡查勘并諸人首告除以
前不論外以後筭該歲收租利幾何可抵祈禄粮幾何查
果無碍仍給 宗室本主管業但抵祈禄粮只許掇足三
分之一其二分仍支禄粮若已掇足三分之一者凡多餘
田土通行扣出給與別宗儻無 別宗地方入官管理此
利所當均者不容緩也嘗聞非 天潢之禁士庶必嚴 天潢
可混 祖宗在天之靈不能無 恫者迺今花生子女禁
止不與口糧而聽以花生抱養 混 玉牒者全無重罰
昔所以嚴族類之辨愍 祖考之心乎若無嚴立保勘又

不過紙上虛文微隱難知誰能敵怨伏乞 申議除保勘舊規已行外今後責任 親郡通行嚴禁乞 宗室及本家宮眷親屬收生等婦知情者各赴該管 親郡并官府衙門糾首舉首之人行布政司或本府縣官合賞銀五十兩或三十兩若已汗混 王牒者所犯 宗室撫按奏請定行黜削此 天潢所當辨者不容緩也此三者皆自世經久之計雖非奇論實可必行儻當事者以遠慮為心庶幾或以一得可採議者又謂宜依 國初遴辟任職補州府之制祿米皆二千石 郡王遞減又謂漢宋得應制縣及正副各治生為兩便此二者雖經具題臣等未容輕

議但窮則思變變則思通若不措處久益難圖甚誤國者
重加留意仰惟 皇上憐恤貧宗 勑下該部查覆務申
嚴宗學之法刻期創建定議經久之計責在必行專乞
特賜璽書與各該 親郡王府獎諭推祿宗學尚義睦宗
凡事體應責地方撫按有司各官者俱限文書到日半年
一年奏報此 宗藩所當計處者一也 國家定都幽燕
去邊咫尺邊事振則安邊事壞則危茲欲大振邊計非選
練將士不可欲結士心非寬邊餉不可先年邊餉之法
藉商人中塩屯田於邊兩利而官亦利今則取給 內帑
邊屯廢而塩課月增商困而官愈困焉去歲仰遵 明諭

廷議籌邊中重理塩法之一策特設屯塩大臣選用才望
兼誠有見於此而思為救急之計矣伏考 廷議有曰奏
請 簡用伊之清理內以興屯田之利裕塞下之民此尊
為塞下非為內地也迺昨 欽遣大臣一往江北一往江
南一往河東等處往江北者兼理山東河南等處屯田往
江南者兼理浙江湖廣雲貴等處屯田往河東者兼理四
川等處屯田是內地在所重而塞下反在所略矣屯田塩
法相為表裏專以塞下屯田言也若內地之屯田原與塩
法無相干與緣內地省直屯田自有省直專責以經理則
有巡撫以專管則有分守屯田等道以查覈虛實則有巡

按御史封疆既濶事體亦殊今徧以一大臣兼統之豈惟
巡歷之難周亦且查訪之不及不過行文各該地方添一
造冊繳報而已今仍宜責在該部申明事體專責各省巡
撫與分守屯田道以下等官各務實修屯政嚴立舉劾外
而詐者　欽遣大臣請悉罷兼山東河南浙江湖廣雲貴
四川等處屯田事務只宜各分搭九邊屯鹽地方管理俾
各清理鹽法外專意與復塞下屯田如是而後仰荅　聖
明不負初議何者鹽法清理一　巡鹽御史稍加久任可責
成之指　三大臣則專為清鹽法於內而因以復屯鹽於外
苟為不然其非議　遣之初意以慰中外人心之屬望者

但九邊分搭管理或謂以遠近分搭則江南鹽法即宜經理兩淮保定等處屯鹽江北鹽法即宜經理宣大山西等處屯鹽河東鹽法即宜經理延寧甘固屯鹽或謂宜以事體相關分搭則又宜查酌屯鹽事例凡商人報中於某邊即支鹽於內地某處者令大臣清理內地某處鹽法即宜管理某邊屯田因各商支鹽報中地方以為大臣分搭管理庶內外相關事體亦便若謂鹽法清理稍易屯鹽興復甚難殊不知大臣設心惟恐利國有利於國不以其難而遂委之無利於國不以其易而苟為之今三大臣之遣專欲復邊商之屯中也議其難者不過曰內帑旦夕

給邊專藉鹽引折色一旦赴邊報中則在邊尚未得本色之利而在內已先乏給發邊餉之資不知利不可以驟興法莫良於遠慮久遠之計興復屯鹽為最即在目前酌處盈縮有方何者凡在內鹽額初年以十分為率宜令八分仍納折色二分赴邊庶在內折色尚多在邊脩復以漸其赴邊商人必令厚利漸使樂趨待邊屯大興本色果賤每年漸加以漸可多復焉若謂虜犯非時邊屯難種今在邊屯軍非赤子耶果如所言邊塞將不保矣得鹽商而邊屯愈固虜犯愈難但今屯鹽大臣必宜令兼領修築墩堡勑書事務俾屯軍鹽戶墩堡可觀一應事宜聽大臣悉心

措處惟當事者責而成之苟利社稷誠非久任不可所
遣大臣二考三考累有勞績秩乞倍加 恩蔭特獎即本
任漸進尚書 宮保之職俟後在內正卿員缺仍內補久
任以酬其勞績乞 皇上加意邊計 勑下該部查
議 欽遣三大臣專職責令各兼邊鎮屯鹽重務久任考
成必期興復 祖宗良法庶邊儲不匱而官商軍民皆利
此屯鹽之當計處者二也伏讀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
聚人曰財是天子所以聚人民守天位所需於財用者至
急也今者府庫空虛百姓窮困則民不可聚矣不可聚豈
特為民患已哉言及至此良可寒心將欲蠲稅以裕民而

度支無餘歲之計將欲取民以足國而百姓有離畔之憂議者乃遂括天下府庫之餘以充目前匱乏之用殊不知府庫不遺錙銖甚非地方之福萬一變生不測官民將束手待斃矣今宜酌量停止各處府庫搜括外其所以為急救之策者惟在責成乎守令焉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迺者百姓之不足實守令之不良致之也近年多處守令非才立為卓異勸獎綜覈名實失策尤甚自卓異之名出而守令之職怠矣何者天下人材不相遠甚今以某之才為卓異而彼不以卓異稱者在賢智之士將感慨俗論而少懈其心彼不賢之徒必希覬他途以營求其進雖中有實奇

稱誦者置之薦列誰曰不宜一立此名實緣掩過之計實
多飾詐匿情之風互起則官風愈偽而吏治漸虛恒見累
之名誤之也至於上下成風共書甚恭承太過故守令奔走
無虛日一以能稱即致上司委用故州縣正官多差遣盜
欲大振吏治須罷此與空名其迎送恭承與正官差委務
省近題事例嚴立禁革違者定行參處一二示戒如是則
守令不緣虛名以亂實心不緣迎送委用以耗精力然後
各府州縣庶幾乎有實效矣大政在養民義先見國所謂
實政者救今日之實政之先也當聞守令有五事曰治民生
計也清民賦役也通民財用也興民禮教也防民暴亂也

五者皆實政而簿書詞訟等不與焉興禮教則倡德行重
鄉約防暴亂則練鄉兵嚴保甲此二者於匱之一救之後
賢守令自能力行之迺今救民匱之則莫要於生養賦役
興財用之三事者伏見近來守令每借口於撫字云自拙
於催科臣等竊謂欲撫百姓自有惠政原不係催科之拙
與不拙也所謂惠政必使嗷嗷赤子各遂生計或開墾築
鑿或勸農賑饑或蠶桑或樹畜或商賈或工或作或山澤
興利凡一應有生計可措者因地便民得所欲焉曰治民
生計者蓋如此至若今之催科原有額數催科云拙徒者
過縱批頭攬戶之侵欺長猾吏積棍之逋隱滋奸頑[illegible]

之拖捱而小民不蒙惠也自非精敏通才嫻於錢穀者其要與孔莫究其根要必嚴責州縣清查若數几十徵錢粮除災傷蠲免外設法追完逋負錢粮除遠年以放外其近年侵欺備隱拖捱者若干數盜出送則是請上司追究如情節重大並許參　劾有錢粮不完不清者自州縣以上至分守管粮等官照例不得轉升離任如不完不清至若分七分以上者部咸終照例查參降黜蓋賦有常經乃所以足國惟徭役應減費可以便民日清民賦役者盡如此迴若通民財用者蓋今民之困窮極矣錢法通行於民最便今不但兩省未有行者即　輦轂之下且阻格焉臣

等伏思官以錢為稅則民未有不以錢為用者其在京須
要責令　崇文門查照舊法以錢為稅外凡各衙門納官
用皆須額定半銀半錢又必通行兩京用錢地方凡係存
留本處納官官用銀兩並額定半銀半錢若係不行錢地
方限文書到日聽撫按官議處有能倡率錢法通行者許
撫按特薦並陞獎勵儻官有阻撓並令在京巡城御史及
內外巡按科道等官參奏但錢之為用每銀一分只額限
與用嘉靖通寶六文若前代舊錢皆視此時貴賤用七分
之一庶錢不過賤民皆樂用嚴立諭禁不許故違有故違
者當即重治果宜申重鑄錢之令而京工部添設鑄錢仍

乞行令各省撫按轉行布政司各特設鑄錢一局委官造
鑄歲鑄若干存留該處府庫歲終奏報所鑄之錢例鑄
大明通寶四字以便通用嚴行天下每銀一分亦只用六
文夫錢法通則民困可蘇民困蘇則國用可裕曰通民財
用者蓋如此似此三者惟係撫按嚴責守令以上各官行
之而撫按舉劾不必造飾文辭虛稱德譽只宜直書曰養
民生計能治幾分不治幾分賦役能清幾分不清幾分財
用能通幾分不通幾分以至興禮教防奸亂俱如此類據
事直書但失舉者必連坐妄劾者必降罰連坐降罰先後
已經題 准而當道並未舉行此後撫按舉劾不得雷同

若有互相朦朧聽部院科道不時查訪參劾庶幾連坐可
行降罰無隱凡此無非嚴飭吏治裕　國保民之計伏乞
勑下該部查議務停止奏薦卓異之名申嚴迎送委用之
禁責成保民足　國之計申明連坐降罰并舉劾不用文
字直書其事之條至如錢粮違欠不許離任以錢為稅及
申重鑄錢之令一一乞　勑戶部嚴切議行之各該省直
遠近俱要限期　奏報此民窮國匱之當討處者三也凡
此三事最為拯救匱乏中要務遭值　明聖躬節儉以先
天下尤為救民恤匱之本爲嘗伏讀　聖詔　明旨有曰
朕加意節省又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大哉

聖謨臣民懽動然伏欲或 生於覆盛偷德易照於有終懇

乞我 皇上仍賜加澂臣 豈待罪該科慮懷經久敢盡

莼之悃少紓葵藿之誠鄙旨臣言事識不足以察微言之未

必其能盡義不取於和衆以議言之未必其遽行倘賴

皇上念宗藩之至急思以同宗然之防懷遐慮之至屬承

以消脫巾之患討民窮國計之已甚務以資聚人守位之

謀肯任當事據議以行經制措處於先稽若吏數於後務

挽之必勝身任之非難在 皇上遂覩視仁民之心 朝

廷完安內攘外之畧不惟紓難目前之已濟而且久安長

治之可圖矣 宗社幸甚中外生靈幸甚

勤聖學勵臣工以成治道疏　何維栢

臣聞臣盡心為國當以帝王之道責其君君盡心為民必以帝王之治責諸己蓋帝王之治本諸道帝王之道本諸心帝王之心本諸學帝王之學本於上下交而後成臣竊觀古昔盛時君臣非自能神聖也其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君以此責難於其臣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臣以此責難於其君至於成湯則有若伊尹太甲有若保衡太戊有若伊陟祖乙則有若巫賢武丁則有若甘盤文武則有若呂散成康則有若周召上下君臣交相儆戒不敢荒寧共成此學以臻大道運諸心以達於

政當是時內則百揆四岳外則州牧侯伯莫不同心一德以欽厥職百工庶政惟和六府三事允治德普天下聲施後世自時厥後教弛道湮人心陷溺君不知所以盡君道臣不知所以盡臣道徒以智術相事使功利相征逐挾法制以把持天下而籠絡斯民其相與有為者又不過隨世低昂彌縫於章程法守之末以致力于補偏救弊之方所謂修己治人之理天德王道之要不復講求其間英君如漢文宋仁有可學願治之資而不遇其臣聖賢如孔孟周程有好學輔治之實而不遇其君君不遇其臣則不能以成其學而臣不遇其君則不能以行其學以濟夫時自

漢迄今道汙治陋極矣肆惟我 皇上淵穆溫文寬仁恭
儉嗣服 大寶敬承 先帝遺詔以推廣德孝信任輔臣
以斡旋世道日就月將遜志時敏黜戒佚遊罔失矩度法
行近習教肅 宮闈恩威出自 淵衷取舍裁于 宸鑑
納諫從言懋昭帝王之度謙虛弘毅克裕 聖學之基大
小臣工夙夜祗承三公輔政協德和衷卿士大夫靖共法
守衆正盈 朝蕪邪斂跡 上下際遇之隆時運昌泰之
會二千餘年實所曠睹敬而守之帝王事業可坐而致然
臣竊慮之難得者時保時者幾察幾者學蓋天命無常理
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時泰運昌然幾微謹畏之不存則

怠荒之所自起上下儆戒之不一則變故之所由生況人
主一心攻之者衆喜怒好惡之微用舍予奪之機端人正
士規之以進退其身壬人憸夫伺之以作止其惡世道汙
隆國家興替所由繫不可不慎故臣敢以交修進學之説
進復列君道臣道今日所當盡之實以告　陛下然臣所
謂學者非有異論不過自　陛下之心與群臣之心求之
而自得之耳　陛下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戊丁成康之
心群臣之心即臯夔益稷伊傅周召之心篤學以存心因
心以進政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唐虞三代之治可運諸
掌伏望　聖明詳鑒臣言當以帝王之治自任而責難於

群臣群臣當以帝王之道責上而責難於　陛下上下交修共成德業則世道幸甚　一曰盡君道人君一心萬化本原若心正則天下治而享國長久君心不正則天下亂而天祿永終故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殷高宗宅憂三祀既免喪弗言群臣諫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高宗悅而言乃命傅說曰爾惟訓于朕志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於是學于古訓道積于厥躬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故四海之內咸仰高宗之德而享國九十有九年稱為盛治　陛下諒陰不言

恭默思道同符高宗茲者　先帝服除即吉正可言乃雍之日伏望　陛下鑒高宗允懷于茲之心及今與諸大臣言每日　視朝之後請　御便殿　宣召元老講讀近臣咨論經史道理以為政治本源間　召九卿各衙門大臣問以職掌責令奏封凡有嘉謨嘉猷悉以入　告及於中外群臣有學術純正德行老成堪備啟沃者舉十數人或隨時　召見或輪次入直朝夕納誨相與講求帝王之心法以達天德率由帝王之治法以弘王道　惟、恭己淵默靜理化機則自　深宮以至　大庭莫非戒懼修省之地自旦興以至晦息一皆憂勤惕勵之時思平天下之在

絜矩則公好惡以欽厥止思喜怒中節由於慎獨則致中和以贊化育思帝王一日二日萬幾不可以太康則必如堯舜兢兢業業戒逸欲于有邦思天祿永終由於四海困窮則必如禹相告戒罔淫于佚以執厥中思后從諫則聖不可陷于酒德之愆則必如禹之惡旨酒而好善言思君臣咸有一德則必如湯之不邇聲色以協于克一思君子有大道惟命不于常則必如文王望道未見而視民如傷思王者所其無逸則必如周公之戒成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以保文武之業而無失此數者皆君道之所當盡者臣望 陛下以此責成于己仍 勅下部院與諸大臣

擬議上 請乞
勑裁定宣召日期毅然行之責成此學共圖治理則協德率憲享國永年能惟無俾高宗專美於有商而都俞喜起天保卷阿之盛可復見于今日伏乞
聖裁 一曰盡臣道 高宗命說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盖人臣必以道自盡而後可以道事君必交修於下而後可以責成於上故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臣觀由漢以來人君不能致治康民實由臣僚不能盡道匡正有負於君無論前代即 先
朝事可為近鑑 世宗先皇帝聖智英斷足大有為使得賢臣同心輔德則嘉靖殷邦可致盛治顧由學術未明時

競勝黨同代異典禮固正元氣已索繼而攻權類政遂悅
詭惑比周恣肆荼毒生靈天下豈殺矣悅乎　先帝悔
心殛亂淫慝一二元輔維持斡旋而勝負消長之機亦艱
且在我　皇上御極明明在上赫赫在下二年以來人心
轉敢世道改觀然酷烈之餘四海困窮未甦災異疊見先未
息職業未修實原於此調元贊化正在此時今卿大夫忠
清敏悰守在乎奉公大服從正而精神志意未孚通於上下
法紀就物尚壅滯於多方群邪怵惕故襲常所督責者
簿書職守之末而開誠布公之體未彰所計量者體貌勢
分之常而命謀大同之記未協紛更切於浮議實意衰於

彌文以調停為善而不稽其所敝以搏擊為能而不慮其所終事未盡一或此是而彼非政乏遠圖多朝行而夕改且姦回革面還不敢肆孳種于地有俟而生閃縮包藏伏深憂于莫測乘間抵隙隱机檻於無形慮遠察微貴於定志上致下澤責在同心臣伏望 陛下勅諭內閣輔臣申飭中外大小臣工共圖同心盡道之實每月朔望 朝畢輔臣即出於九卿各衙門長佐會於公所假公集思揆政論道將各掌職事摘取重大者商訂確當付所司施行上關 君德及今機務所當變通釐正者從容商議協求經久乃以入 告九卿各衙門之長每五日堂事畢率僚屬

于後署坐論職事當否有無怠玩比護互相救正若倚勢怙終及欺罔姦私即當聲責糾以祭治俾人知警畏爭趨事功其朔望大臣會日各屬衆多難以共聽擇公所訂同為會相與講明道術辨析義利扶植綱維即心論學即學察政無得修談玄虛以淆盛世或省郡之吏至自外者亦得預會以詢政俗在外撫按與司道郡長亦倣朔望之會以究軍民休戚以察官吏賢否事關　廊廟亦即以入聞司道郡邑之長暨乃僚屬亦倣五日之會忠告規勸節用愛人盡心修職有不共不恪者有常罰是使心志交孚於談晤德業相厲於觀摩視稽稽謀可以覘性術之邪正

治理之得失官常賢否糾劾薦揚考覈黜陟咸據於此如
是則大夫師長不敢逸豫而切于憂勤中外遠邇不敢欺
玩而一於畏敬書曰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又曰凡我有
官君子欽乃攸司以公滅私民其永懷是上可以匡正
君德下可以康濟民生臣言君迂實切治理伏願 陛下
俯賜詳察 勅公卿大臣及時裁酌擬議上 請期在必
行交脩定志與道致治所繫不細伏乞 聖裁

應　詔陳言疏　　王世貞

臣伏覩隆慶二年三月　詔書內一欵朝政得失許諸人
直言無隱欽此臣竊惟　皇上以　聖曆之資當鼎革之
際委用良佐詢召耆碩挽回國是於將非收人心於既渙大
法小廉朝野無謐而又霈然下　德音求讜論此誠古
帝王之盛遇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　湔祓復領事
寄而夙講疾癘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　恩上鬱苟有一
得敢　愛其愚伏惟　明主不遺蒭蕘之微小臣遂忘刀
釈之戒謹列為八事上　請倘以為可采　俯賜納用臣
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顒望之至　一法

祖宗以弘 聖德臣竊惟我 祖宗功莫盛于 太祖高皇帝德莫盛于 孝宗敬皇帝 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更始臣愚不妄 讀至于 孝宗皇帝承 列聖之貽範而益顯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迨于今過一甲子而謳謠之不衰臣不佞 請舉其一二以告 孝宗皇帝簡素恬穆後宮無偏私聲鹽之寵節儉敦樸後乘無狗馬趨肥之嗜 御極十八年 貢獻裁損殆盡西行幸稀簡昧爽視朝退 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 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畫一以故 聖聽日啓萬機益練少詹事王鏊嘗講文王不

敢縱於遊畋章有所指摘退 朝即 召中人李廣戒諭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禎 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為 皇后治袍 請開廣東珠池 特命內庫檢藏珠為之而以責中人曰君不過欲借此求寵謂吾不知耶員外郎李夢陽 上疏忤 壽寧侯 請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以年至致仕者進階 賜命續以輿廩偶遭糾彈即為溫詔慰之自陳乞休以故當時大臣盡恭循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精白靖獻戒愉訐刻覈之風宮府一體 朝

野敉寧即詩書所稱昌以加焉臣願我　皇上深惟而隱
述之或　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千　孝宗皇帝聖政略
成一編朝夕是　覽以為　聖德之助臣愚不勝惓惓
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　太祖高皇帝恭行　天討
掃逐胡元登極之後名其　大朝門曰奉　天門殿曰奉
天殿以至　詔赦誥敕俱以奉　天冠之明　人主不敢
以一人肆於民　上無所往而非奉　天也軍除年中悉
更諸門殿名　成祖靖難之初明興礼罷布告天下永復
太祖之舊　先帝偶創[illegible]新耳目未幾晏駕御史往
有所陳　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貴

千戚親 皇上為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繼 太祖大
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 霈發明詔於大朝門數仍奉天
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華蓋謹身二殿左右各門存
皇極殿等名以慰舊臣之思臣愚不勝悚懼 一酌恩義
以處 宗室臣于嘉靖二十九年遇故脩玉牒臣云自
親王而下至庶人巳未名者幾三萬位又二十年矣可得
五萬位今 周府巳近四千位 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
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聞禮部會議
省經制臣愚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 國家待 宗
室之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 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

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不絶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疎者皆 高帝及列聖之後也無罪而困之于一城而絶其仕進之路所謂傷于用義者也伏望 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議於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聽著之日仍照 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終身使得并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業一應試聽為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 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品級冠帶其 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遣給路費行粮庶幾少甦中土之民以獲安全 天族之保全

照名　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重複互犯創造生澁自今而後除中尉以下上從上字定名其下不拘何字非惟可免重復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疎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係典章臣竊以為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弊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

皇上斷然行之臣愚不勝惓惓

一寬禁例以求才哲竊惟　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原非　祖宗甲令止是宣德年中　秦府永與王欲以女女通政使李錫子詔謂錫見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滽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　王親劾為此例出輔於政藝邑以没

夫屠濬修區區之小忠而使　國家負猜疑　宗室之咎
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為濬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先
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援引用
浮言沮之迄今未復　天潢派派繩繩無已屬在　國親
其麗不億即有訏謨石畫不得與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
得膺保障之托以　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
棄才於　聖世甚無謂也且今　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
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鉤結黨與為　國家憂
如淮者燕刺者乎伏乞下臣所言于吏部今後凡係　王
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及得建閫庶幾　國家宏蕩

蕩平平之政．宗親無戚戚具爾之歎臣愚不勝惓惓
一脩典章以昭　國紀臣竊惟　大明會典一書實我
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
涉變通事多損益先該　嘉靖二十九年間修完．進呈不
知何緣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典儀
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啻千百不修者臣
愚欲　命內閣輔臣作速更訂進．御頒行至於法司上
慴　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為歸顛倒三尺或踈辭引　二
王而比以詐傳　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或
奉　旨延遲而比以棄毀　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

究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 明旨禁革著之會典
中永以為戒臣又唯 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
至永樂元年尚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
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臣愚
欲下 內閣諸耆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為一書附
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尚書鐵鉉殞身滅族以衛
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 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齊泰
等亦要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於 國家治體關係非細
臣愚不勝惓惓 一推 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慶元年
詔書旌錄言事及查舉 先朝大臣卹典海內士大夫欣

敍加褒恩旌其忠力以為 國家風勸一世之典無或過於此或有事涉遐遠或格不有未合者臣 請擇其一得以備採擇 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王外功莫大于韓國公李善長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德慶侯廖永忠善長以籌謀轉餉之功不下於鄭留中間以嫌疑獲罪上 國用辨之甚詳友德等戡定蕩闢之績遂過於絳灌卒老牖下而時屬殲戮未嘗易名之典 文皇帝北伐時失律者王師在福耳而固安侯火真等罵賊力戰以死其忠節皦皦著實錄中臣以為此諸臣者宜優加贈謚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寵秩其高風足以

薦頽而起惰翰林檢討陳獻章潛心聖傳化行里閈其緒
言足以繼往而開來副使李夢陽何景明再 上讜言力
持權要氣節足以彰 明國是文章足以潤色 皇猷臣
以為數臣者宜 特褒以勸者也故給事中陸粲吏部郎
中薛蕙一則 上言典禮一則糾論權奸相繼謫罷中間
粲嘗出發邑今蕙則引疾乞休以故於例小有不合然其
身節皦行何可遺也臣以為此二臣者宜量予以贈者也
天旌及于遠則潛德者思奮旌逮于下則位卑者勉修一
舉而勵世之善備焉臣愚不勝惓惓 一 昭爵賞以殊異
勲臣見 先帝時復開國六七之後俱為列侯所以張大

國恩深厚士氣至隆厚也今虜無歲不犯邊 國家之財用稍絀謂宜捉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為異格以待下下不為異勲以報上斤斤守利印之故規而欲責人以撻伐之奇烈臣以為萬無此理且王守仁在 武廟時提烏合一旅生縛逆濠致之闕下而區區伯爵始克格于悍宰今復沮於多言尺書生不諳故典謂伯爵為至重不知今世世襲伯者不下數十人豈不取其 祖宗時鐵券校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壘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 皇上幸下臣言廷臣二部會議者守仁者予之世封其 高帝功臣如前所叙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

忠亦宜並下所司講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量復封爵明告天下有能驅滅北虜大者公小者伯世世勿奪數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 詔者乎臣愚不勝惓惓

一練兵實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綏固原將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為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萬石以養疲癃無用之士為之扼腕且 京師與薊遼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臣愚欲望 皇上勑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于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以為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而廣楚蜀土兵精選二千餘名

以為步兵仍于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為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 明詔內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哨探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聲息令其協助剿遏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中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至于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鎮緩急有賴而 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藝祖嘗行此法兵以寖強戰無不勝臣愚不勝惓惓

仰承 德意敷求實政以永保治安疏　鄭欽

臣惟 聖皇在上而天下涂乂安長治之福者致治有實功而用人有實效也臣濫竽言責待罪該科披閱章疏恭覩 皇上屢勅敷奏 訓勅臣工各有從實舉行實心幹理之 諭今歲四方多警災害異常伏蒙 聖慈加意民瘼 蠲租發賑停刑罷役優恤之 恩寔於 天地耦術而慇惻 若令而臣第共是不忠也 德施而澤不究臣之咎也頃者冢宰員缺俯循 宸衷慎簡至公為 國之人以稱 眷命而臺卿開帥首極一時之選中外臣工罔不舉正人之柄用懼吏治之一嚴明洗心滌慮精白寅恭以

求寵發不遑矣顧臣蠡測管窺何能竭涓埃於萬一然誦
聖謨而惕念感時事而微衷思效求獎以補偏救循名以
責實用據一得條為六事惟 聖明垂覽焉 一曰定
國是以正人心臣切照人才有淑慝而政事關焉政事有
治忽而是非係焉 聖天子一遵 乾綱於獨斷而分庶職
於百僚寄耳目於臺諫而總權衡於部院言不有賢不肖
評臺諫風聞論列非私於臺諫也所以廣視聽而防其壅也
臺諫有可否下部院覆議覆奏非私部院也所以條權言
而折其衷也邇來爭端滋起辨評成敵憲臣曰部臣管斥
部臣亦曰憲臣黜一人剌之為非一人又執之為是

可乙否甲自異同建言者似出公心報復者殊涉私意所
以然者良由　國是未明而人心不古耳夫　國是未定
而欲使議論之協一是猶止覓之啼而塞其口也仰惟
天威震懾海宇澄清人心士習大異曩時昔矣然士路已
清而頹風未振法網日密而實惠罕聞弱者因循以觀望
强　國斂民生勢迫于燃眉之急而且姑謂之徐徐強者
者逞辯以飾其非雖頒民擾明顯大變釁之虞而猶肆利口
之喋喋任勞任怨者百無一二推奸避事者十恒八九負
清修之聲或飾貌而不飾心徇破格之名或采文而不采
實將欲塞之而無名則曰彼曾不附嚴氏將欲刺之而無

名則曰彼曾濡足嚴門殊擢所以待異才也而使給為能貪滋不檢者亦得驟登夫顯秩何以作天下之忠勤起廢所以濡幹濟也而桑榆景暮尺寸未酬者亦得冒獵夫崇階孰不以終南為捷徑撫按係外官之表率守令為生民之父母好惡不拂傳嘗言之愷悌君子詩嘗咏之矣往見為監臨者徒以簿書督責屬吏為守令者多以深刻承望風旨上官喜罰贖相率剝膏削脂以快其私上官喜搏擊相率破家滅門以投其好索無厭黷者有矣恤民饑寒者誰歟不畏強禦者有矣救民疾苦者誰歟連篇累牘盈庭皆阜茂之才問俗觀風觸目盡凋瘵之狀是何列之薦剡

者有餘而徵諸治功者不足耶抑何張湯虐政多宜于此
時而召杜仁風不可見于今日耶近該銓司留心都邑之
賢者 請加服俸盖出格之典激勸之機無非為生民計
也但恐希望者或不求其實昧 上意嚮目循良為俗吏
務越刻為丰裁則恤民適以病民 盛典不為厲階乎據
已往之積習知將來之明鑒當此賢哲奮庸之日孜孜汲
汲之秋苟不定畫一之章程而徒更一時勢立一法制易
一歲月新一見聞非所以培元氣而長 國脈也合無
敕下該部俯察邇言大加振刷際 盛治昌明之會酌大
中至正之規圖治務求實濟毋侈虛文用人務擇真才毋

秉虛望度德授官因官取效以靜修屬館翰而有耳目風紀之司者不當以緘默為持重以清謹律儒官而有錢穀兵甲之寄者不當以規避為老成一拔擢也必其人而在內足以膺柱石出而在外足以寄干城者然後舉而加之否則寧循資序遷可也毋使非望之福誤及匪人以速瘝官之誚一起用也必其功施民社為謀　國老成弘濟艱難係蒼生重望者然後召而致之否則寧　賜閒表宅可也毋使耆耄之流徒取充位以貽伴食之譏其為往行可嘉毋以一節信全德其亦為樽玷可議毋以一眚累平生酷之害尤甚於貪則官居民牧者不當以慘刻為賢能上有

好而下必甚則身能物先者不出可以操切為任事實意擔

當者務救其小過雖三至之報勿疑也巧言令色者務灼

其深姦雖緩奸之中必察也再照言路論列尚多風聞部

院查覆自有公議宜責所係誼不敢容隱　聖明在上照

臨如月明去留擬別　天鑒昭然辨訐之風殊不可長也

合無查照題　准事例除大臣引避自陳以俟　聖裁餘

經論列者不問虛實與否宜杜門省愆聽該部從公議從

毋許輒行奏辨以滋競端如此則道揆立而衆志孚法守

嚴而上風正所以興道致理者可期實效矣　一曰慎陞

遷以一事權臣竊照人才不可多得善治必先久任我

國朝稽古建官內設臺館部寺外設督撫藩臬凡以　國
與民之責寄之也爵經議覆久任之法固宜斷在必行矣
然卒不免陞遷之太驟者得非沿習久而拘攣深乎是故
內而卿寺或為人那缺或遇缺推人遠不及期近不踰月
一歲數遷者有之旬日再轉者有之外而督撫或以求易
西或自外補內趨迎之梳未安兼代之檄忽至靖盜之戈
甫息　內庭之擢隨臨以至藩臬之官資俸稍深者陞改
多愚於途次往來空曹於將迎果為　國乎煩勞未遑胡
一籌之速展易為民乎息肩不暇奚四體之能舒今之議
者不過曰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他邦非此

人不可外任不容以久勞維時與勢不得不然而不知巡
撫實非生靈顧彼不宜失此功化難責俄頃有成必待三
年若一處未定忽遷他處一官方授復改他官遍歷尊崇
一人之榮耀得矣於　朝家何裨焉昔大禹治水八年於
外必俟錫圭告成始有百揆之命先年巡撫周忱竟皆歷
任二三十載當是時豈故躁而遂之而　廟堂之上豈無
一京缺可推者乎孟軻氏云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躁踰戚可不慎歟書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
合無今後用人必加慎重毋輕授受卿寺遇有員缺除資
望相應者照常推補外餘歷俸未久者姑暫虛以待如有

正則副可虛有左則右可處縱弗獲已欲推其人必俟一年二載之後方可及之毋復驟遷數四以厭耳目督撫無正當有事安攘方殷者必俟三載之後考有成績即擢置內庭如事方有緒未成民方呻吟未安者縱使久勞於外或增以秩或加以俸毋復他改別遷以失觀望各省兩司果係資深望重即酌道里伊邇或見任地方就便超遷查照前任禮科左給事中鄧楚望所議毋使朝秦暮越不勝絡繹之勞再照事勢每內逸而外勞人情恒厭遲而喜速臣切見邊方撫臣有缺　廟堂會推甚難其人及不踰時被推者方抵任向之不堪推者又公然列為上卿矣此議

惑新精養棋者多而殫力程能者常寒之今擬今後通計歷
任之勞逸爲敘遷之盈縮如終身安閒坐鎮者不使超越
於折衝禦侮者之上如此則人得安心職業而無觖望之
私實吾爲民不求速化之念所以肥職寬王者可期實效
矣　三曰禁改調以肅臣紀臣切照改調之弊與久任正
相反有欲久任而不禁改調是猶郤步而求前也今內外
官員孫爲掌爲民之最切者莫如部屬守令夫六部司屬
職守各爲至要官制原有定序可言繁簡而不可論低昂
也往往有假公濟私更調驟常者謂吏部進退人才不宜
輕授必擇有才望者而調之似矣其餘各部亦皆東更西

政果何所擇而取之歟謂兵部職司軍旅不宜輕選必簡有韜畧者而謂之似矣然既謂之後又復出此入彼豈一司馬尤不足盡其才歟况錢穀　國脉所關刑獄民命所係工虞孰非急務而俎豆軍旅之事亦非可卒辦此部急於得人則彼部獨可廢事乎應謂者既稱有望則未謂者豈皆不才乎昔賴閔命世之才所長各止一科稷契名世之佐終身惟司一事何者不如是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也夫積習沿固非一日然以今清明之時不為釐正恐公心反爍私意將為他日鑽刺者啓倖門覬覦者立赤幟耳縣之有令丞號親民百責攸萃官之父母而民之休戚

因之也往往有到任未幾以調繁難者即如臣邑三年內兩令皆以調去以致邑政廢弛盜賊充斥一邑如此他可類推矣若云他邑多事則此邦方且嗷嗷若云才力有餘則履任未宜綽綽矧令一調而五害乘之官無固志而假脫穎以要名者一也代未及至而委權官以肆劫者二也上無定令吏胥緣為姦者三也民無恒心姦宄乘機竊發者四也巧猾之徒或倖其脫去而恣逞獄者五也凡此五害皆臣愚所目擊而身親者也議者欲附合己意援疾為喻謂疾之未甚膚腠可調危急之症非盧扁不可治所以為彼者則善矣而不知此方元氣就虧延(以)癰成毒一旦

潰決莫可救藥雖急求盧扁亦何及乎夫十室之邑必有民社武城雖小不廢弦歌只今邑里蕭條消沮皆是長官數易甚非百姓之福也合無今後宜慎簡於始無輕改於終為官擇人毋為人擇官六部司屬一體重視除吏兵已經題准非才德俱優聲望素著者不得擅改二部其各部員缺新選遵照舊規余即於內外相應衙門推補必遴訪而後授之優文學者畀之禮官善會計者委之錢穀以司刑獄必刑名之熟也以職工虞必綜理之周也如其才果優長功能茂著者即留本部以任而擢用之如近日户部郎中魏學曾兵部郎中張崇孝事例任之不為不

而待之不為不隆矣何必徇壟斷之計以啓奔競之端乎至於縣令初補必視才力優劣為邑里繁簡既任之後果係不及者方准改調簡僻以示曲全其地方稱便者毋復改調繁劇名邑以致偏累再照官有內外爵無崇卑每遇推陞京官恒苦遲而外任恆苦速者何哉蓋京官論俸不論資外官論資不論俸此人情所以重內而輕外也合無外任如郡守等官查照京官推陞事例歷俸三年者陞以憲副五年六年者竟陞參政廉使積而至於九年者竟陞方伯巡撫之秩如此則德澤於委任之專績成於行政之久所以足　國恤民若可期實效矣　四曰專責成以省添

設臣切照 張官置吏不惟逸豫惟以治民也民之聚而為
盜反側不靖豈得已哉蓋其始也必有以激之其既也又
有以縱之其終也勢之所迫不極不止揆厥所自其過在
官而不在民也聞者災害屢臻盜賊蜂起劫庫殺官攻城
破邑上損 國威下貽民慼節該失事地方當事者不追
求致弊之由救弊之實奉 旨議處於後之策不曰增縣治
添職官則曰加兵備復總督近該閣臣又各有兵後設縣
之請焉臣每見此不勝嘆惋意夫太侍諸不撫宣聖所譏冗官
之議職者先之今天下雖府州郡縣各有分上正佐寮屬各
有分民糧儲兵備守巡等道各有分職又有重臣以彈壓

之按院以監察之謹備禦則有都司衛所等職防險要則有總參遊守等官一事必設一官一方必轄一職揆文奮武棋布星列可謂十羊九牧無復加矣柰何位民上者賢智則勤勞案牘以徼薦剡不肖則剥民脂膏以充囊橐甚以賦繁役重民失恒業饑寒迫身不能自保弄兵潢池嘯聚山谷蠭潰一旦束手莫支要皆官之失職非無官也即如徽婺礦賊生發已數十年各該守土之官閉目拱手畧不究禁延至劫人燬宅民急而求籲控訴於長官爲長官者且曰有上司在不暇及此即一處而他可知矣養虎貽患坐以待斃乃汲汲於添官設邑豈理也哉先因財詘民

竄議董冗員以省冗費如川貴總督蘇常兼政廣德兵備清浦縣治其始皆添設也一經裁革痛快不勝今歲徽衢兵備之添設復題廣德故事非浙江撫按為之調停歸併則不一二年又將有裁減之議矣夫地里遼曠人情强悍易發難制亦必有所當增設者但不揆之地方九經失事一緊陳　請為苟且推諉計切恐殘喘之區瘡痍之後不務休養生息而供億動作糜費百出將見擾害愈增而顛連愈甚矣合無　勑下該部務加參酌見今陳　請者必揆諸地里之宜民情之便委係險悍難制萬不獲已者然後聽從所議毋任彼目前之謀以貽後累其已經添設浙江

川湖等處容或有無事地方官多所當裁併者行令量照浙中事例裁多益寡以圖官民兩便仍通行各省直撫按官申飭各該司道郡縣念所在之多虞閭閻之疾苦為守令者饑溺猶己視民如傷田野荒蕪何以闢之流離逃竄何以復之風俗澆惡何以挽回之民情頑悍何以馴服之刑罰中教化勿恃守身之濯濯而險刻以矜能催科中撫字勿視待甫之數數而寄併以塞責保甲毋襲故套而必求寓兵於農以彌盜於未形積穀毋飾虛文而必求有備無患以救災於既至萬一水旱為災積貯無備者必追求舊任之官及地方有警不能早見預防者尤根極貽害

之原一併重加斥治雖已經陞遷者亦要嚴行提究不得
輕宥佐貳等官督糧管糧清軍巡捕管馬理刑原有專職
嚴加切責各求實效以不失　國朝設官之意毋許舍本
職營別差以妨正務兩司如兵道務率所屬練卒伍時簡
教以戒不虞守巡時行郊陌省耕斂問疾苦以察撫按所
不周補守令所不逮毋或自求暇逸動委有司徒了文移
撫按出巡各照所屬職守悉心考核其果為恤民而稱職其
為殃民而不職其為廉能其為貪酷必訪其實跡可據者
定為舉刺毋或尊大其體面寄耳目於匪人惟奔走承順
之為恭如此則官不加多而自無僨事之患民免紛擾而

允抵輯寧之休所以極盛寧者可期實效矣　五曰嚴

任代以固安攘臣切照忠於事　君者不計其利急於為

國者不顧其私我　國朝加意安攘凡邊腹臣鎮重設督

撫重臣寵權極隆要寄所係保障之安危糧餉之盈縮地

方之安危所關係誠匪小也往往冒濫邊銀侵剋糧餉

屢經參劾及被　命赴任者相率遷延致違諭勅臣切謂

撫臣所以御銜　厚其俸廩重寄者何如而可以貪肆怠

緩若此耶夫禮君言不宿於家督撫職專閫外一受　勅

命即有地方之責痌瘝休戚身且不有況可枉道回家以

遂其從容宴豫之私耶先經題　准凡總督巡撫不拘邊

方腹衷如遇陞遷事故俱候交代畢日方許離任非徒使之假宴會之歡以敘新舊之雅也蓋以重大責任非可輕授錢糧兵馬安危利病躬相授受俾舊政不隳於垂成新任藉有所持循耳頻年陞調不常遷轉靡定等閒府如傳舍視 勑命如弁髦為新任者領 勑私歸給經遷延其中固有情不容已者而要之私便身圖問田卜宅侈炫耀於故鄉者恒多也彼舊任之人或京擢行或調繁去或貪黜罷或守制歸覲候動逾半載使久任皆陞調者猶知自揜以避物議而罷職休致者亦坐以待繼焉則將有不肖之徒貪得無厭惟恐代者之不遲此方駐節而彼已滿載

矣如江西巡撫某久坐聽信而遍索前件數月何啻萬金

寧曰甘宗遺愛延綏巡撫某侵尅餉銀而大誤邊事覆勘

俱有實跡豈云寨鵠清風此外又有事變無咎必待至情

不恐又淹者如之何而可遲且緩也邇來新舊相接彼此

交代不過盛張延宴備陳儀物酬酢之懽而已遐有贓私

數萬如某某等所為者留當覈故牙猶因循及經查盤贓

跡暴露雖奉 旨追賠在不肖者固無足惜然堂堂都憲

而下同於僕隸於體統不甚褻乎自今督撫諸臣一時多

係新任尤宜申明法制嚴示期限深懲性縱者為定例伏

乞 天語叮嚀申飭各該新任撫臣不問邊腹地方俱刻

期就道着速赴任並不許枉道回家稽遲歲月交代之日即將前任動支過錢糧給散過軍餉或修築過墻堡或練補過軍伍田地有無荒蕪曾荒蕪者有無開闢若干人民有無流竄曾流竄者有無招撫若干賦稅有無逋欠曾逋欠者有無徵完若干盜賊有無生發曾生發者作何撫剿地方有無災傷曾災傷者作何賑恤一應承接事宜具悉交割離任復 命新任取代遞一關款具 奏如仍蹈故習枉道稽遲及徒事虛文舉行不實者容該科訪聞參究如舊任官有冒破侵欺等弊新任官隱諱不行稽考聽巡按官查出一併參 奏庶副如此則視 國猶家而督責

有專以急功忘私而撫綏無遺力所以安內攘外者可期
責效矣　六曰革風蠹以振漕綱臣切照行法者貴求其
本革弊者務濬其源凡一應漕運事宜先該都給事中張
憲臣建議已經題覆臣無容復贅今閱漕司條奏首以根
極弊源歸咎有司之不守漕規不遵　明旨而謂誅求於
運官之貪取常例運軍之恣肆刁索為不揣其本而齊其
末臣切謂糧米粗濕及舡到無糧誠當責備有司而官軍
之刁蹬需索作弊營私實壞漕之本源也何者蓋漕運之
弊不過曰運艘漂流掛欠而壞漕之弊則莫如運官之科
索與運軍之缺少耳臣查得議單內開稱凡遇故軍士各

該衛所不行僉補者聽各該委官比照京操官軍誤班不到事例事發參究又稱凡把總等官索要運軍常例科派銀兩照與數多寡問罪降級有差重者發邊衛充軍及侵尅運軍月糧行糧多索船料等項銀兩查有贓私俱照監守自盜事例刺配發落是立法非不嚴防姦非不密也奈何因循日久法紀廢弛總兵其侵詐沽名殊無任事之實參將其持身廉謹而乏通敏之才其各把總之設所以約束一總督幫催運也邇來皆夤緣為姦恣行科索每幫船一隻索銀一兩名曰幫錢索米一石名曰食米沿途派搭私貨責令各船包認發賣名曰貨錢抵京交糧後責令旗軍

出銀顧車裝載田南名曰車錢種種名色頭會箕斂非特江西把總其為然也如江南上江把總其先索新安衛指揮其封銀一百二十五兩及指揮其為事其代運又勒鍬八十兩到京尤復索致本官揭債完糧即一二總而餘可知矣夫把總貪肆為姦故官旗通同作弊人咸以武弁庸流置之弗齒而不知關係　國儲為害實大也舊例每船一隻旗軍十人衛官先僉撥運次及別差今各衛所官多將有田正軍賣放而以無田餘丁補數其行月二糧又皆官旗冒領以充使費併扣還遞年補納漂流之數軍士苦累情願封貼旗甲不肯赴運冊載空名軍無實數每船正

軍多不過三四人過淮之時輙肯夥班棍從撺駕而刼掠
偷盜之患乘之利害休戚全不相關稍遇風濤輙至漂流
乃希圖羨餘銀兩為之抵補抵補不足遂成掛欠凡此夙
蠹可獨歸咎於有司乎此運官之貪肆運軍之缺少臣切
謂其為壞漕之本源也目今督漕正值初任總兵又當更
置合無 勑下該部會推才守俱優實心任事者以代其
任總督相與會同深鑒夙蠹痛加剗革先將一二貪肆者
究治以警其餘於各把總嚴加懲戒如蹈前弊不時參究
新運在即速行各撫按責令各該衛所掌印官缺少運軍
先照例住支俸糧即將各項下精壯軍丁通融撥補務足

額數方許開俸勤限先期造冊觧赴漕運衙門候糧船過淮之日漕司照冊查點各軍有無足額是否精壯真正軍丁如有不足比照京操該班不到分數事例將掌印官罰降如復虛揑詭名頂覔棍徒者併行糾提重究月糧務要親給安家行糧如數給散各軍毋許官旗仍前侵尅違者糾究如例再照掛欠糧米遞年沿襲不常送提不行完納各把總又復冒領新運殊非 國法合無 勑下總督倉場衙門即查見年掛欠之數將各把總嚴行糾問輕則罰俸重則降級令其戴罪領運必俟賠補完日方許開俸復職如此則紀法嚴而風蠹以清漕綱振而轉輸有賴所以

裕儲足食者可期實效矣夫以上六事極知為不輕之論
迂遠之談然螢光無補於
日月而
大造弗棄乎芻蕘
是以不揣譾愚冒昧瑣
瀆伏乞
聖慈
俯賜採納
勑下該部參酌可否見諸施行或可以為循名責實久安
長治之一助也臣不勝戰慄祈懇之至

〈初政第二劄疏

霍韜

臣聞漢文帝入治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光謂平所對為非非也大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者而已責大臣知刑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文帝非所宜問亦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觀風化矣知錢穀之數可以知經費矣此漢文帝之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 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榮首召戶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各省存留幾何 內府需費幾何百官廩糧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邊供億幾何藩封祿米幾何內官月糧幾何較之今

日歲計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盡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外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貢幾何雜流幾何較之　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輿圖政事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有加於昔者乎官添弊冗政紛多門盡有以處之乎次召兵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幾何外衛帶俸幾何天下軍士幾何在京勇士幾何校尉幾何較之　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虛名無實勢豪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

不隸園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久愈冗愈冗愈極糧食無措盍有以處之乎次召禮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　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中尉幾何儀賓幾何內臣幾何較之　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　宗藩內臣不有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工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入幾何恒年修理幾何

上用所需幾何各監局所需幾何軍器修理幾何工匠幾何柴炭幾何較之　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於昔者乎

弊費日滋帑藏日竭天下日困國計日艱盍有以處之乎

次召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何較之　今日天下決大辟幾何情真者幾何可疑見監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死不有倍於昔者乎經奏屢決有此數也敵推冤死不有萬於此者乎

無恒產斯無恒心刑酷民冤國本攸係盍有以處之乎是故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今夫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其百費能洽也閱官再世有五人焉則為二百金之家矣以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已乎

雖然二百金之家僅以圖存其不墜先業也亦宜再世再

有五人焉則為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復圖千金之則不立墜先業已乎雖然四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為二百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為千金之家也存乎人者也天下一大家不再擴焉者也限於勢者也我 祖宗朝開基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 宗藩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內臣猶夫臧獲也軍士猶如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猶夫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權猶勢窮弊生尚宜思所以救夫末流之患以適夫時宜之制奈之何年積月冗於是數者不知幾倍於 祖宗之舊浮費日出日益日甚不知幾倍於 祖宗之舊是猶

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之家矣復忘意夫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之俾內外臣協心同憂兢業十年乃克有濟失今不圖後無及矣今縱未大更張　陛下只時念及此或命六部開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撙節之意自不能已矣內廷勳戚亦使之盡心思慮以防夫日後之患以紓夫目前之急　國家得宏久之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亦以日慎一日心由此正慾由此窒天理常存邪安退聽克復禮之力由此益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消默奪之中自致矣　聖德　神功之盛矣

預陳用人理財大要疏　張鹵

近該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題又該吏部覆題乞 勑兩京九卿堂上科道及在外撫按諸臣限一月以裏各以所見聞開陳奏 進奉 聖旨是欽此臣惟今天下事至急且大莫先此二者今天下議論徒多而無裨實效亦莫先此二者茲 聖心甚盛舉矣竊恐 獻言者猶不皆當實不免仍落故套且容有甚禍流毒不但徒仍故套而已蓋古之用人惟隨時隨事隨地隨才舉一事無非求才之方舉一世無非求才之地故毋論者一日而協卜知角者經宿而授政知之真即用之當也今一旦從柱

偪期令其各舉其所求物色之功已不能如古人周至重以近日習成舉論人才故叅每一人倡即十人和使倡之果必得其直則和之亦不妨于多然其人亦有偶係傳聞原無的見且容有夾雜意見不本至公其十人漫以羣和成之欲吏部即據名登籍曰某某賢某某才異時九卿督撫陞除惟取足于是外此者不復索錄此大亂之道也如近日巡撫鄖陽右僉都御史孫應鰲舉境內人才而原任南京刑部右侍郎何遷亦在所舉夫以遷之黨依權姦貪黷賄賂江西巡撫殊已盡喪平生末路經營不復更知廉恥乃今奉身歸里得脫竞辟之誅亦云至幸而鰲猶以境

內人才衆之不知在贅蕪竟見其將謂何如若不預為申飭
謂舉主應役如驚蕪而所舉應役如遷臣不敢信古人治財
卓有良法宋臣司馬光有言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
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
足此桑弘羊之所以欺武帝也臣嘗誦其言以為千古明
自至論今日財用則冗官法度無補今之治財雖桑弘羊
孔僅劉晏陳京趙贊之徒亦不能生今之財蓋　國儲既
虛民力亦竭今言理財者謂但在節財不在生財夫謂在
節財是矣但為節財之議者皆開端而不竟其說稍節財
之弊者皆畧其大而獨苛于細且不經孟浪之談復比比而

有如　先帝丙辰中詔求足財之道于時尚書安鵬都御史鄢懋卿各以裁減舉人坊牌及驛遞鋪陳船隻馬贏頭匹銀兩之議獻致後于舉人銀兩或許囑說入學童生以所得補所減之數而士習壞或為加增長夫水手以設處避原額之名而民病滋此人所共知臣不暇細論至于驛遞諸差民既以血汗包賠幾役乃復遡年按限追徵其額設銀數減半還官從向知高平時嘗追徵此等前件親見其艱違情狀雖極痛心駭卒嘆之竟坐視其蕩田廬鬻妻子而不能救茲若不預為申明謂不有如鵬如懋卿之議復出臣亦不敢信臣必惟今之事勢語用人如惇利者

無求明珠若一誤認燕石爲明珠則明珠無再至之理譬
理亦如治瀛者必達烏喙若一誤于參苓雜烏喙則參苓
無再奏之功使用一人而不能爲 朝廷光重藩圉干城
顧使無似之人來以敗類用一策而不及濟邊儲匱竭
内帑空乏之顧使不經之說先以戕民衆則落落難羈之士
可使君人之吏敗而數數往覆之民能禁斯言之再誤耶
臣是以不勝隱憂過計效今詔明發入 朝一聞 明詔
敢即急皇申以此過咏無知之見須陳 君父之前伏乞
天語叮嚀 勑下吏部亦加詳議要見遴之爲人果是何
品彙再乞 勑下戶部亦加詳議要見昔之獻議果曾否

病民果臣言不謬宜即将臣疏備細通行原擬應該 獻
議諸臣務要各出己見一本至公于用人則以如羲如遷
之事為徵戒但取真才勿拘方類即以一人舉十數人不
為多人合數才人舉一人不為少于理財則以如鵬如卿之
議為徵戒但求大段勿事苛厲事可必行則嫌怨非所更
計法可通變則今昔不必盡同以共求上合 天意俯副
君心俯切民瘼則時事得因是以為推移 朝廷亦借是
以為休美不則一番舉動竟屬空談後有施為人亦不信
臣竊為 朝廷恥之且所不傾心戮力以共保斯言者誠
亦無所逃罪臣備數諫垣亦當與議若惟圖隨衆塞責即

于臣亦甚便然臣必為此說者以一念犬馬跌切之心終
不敢惟忍圖自便而不為　國體情也伏惟　皇上裁察
施行謹奏